

中日國力的對比

李凡夫何幹之合著



引擎出版發行

22,278
7

比對的力國中

著合 之幹何 夫凡李

山西省圖書館
藏書



行發

海上

40516

再版自序

這本小書，居然能在三個月內再版，這是作者最初所預想不到的。

這一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們很明白的看出了全國讀書界的主要傾向。老實說，在前國難嚴重的時候，的確沒有比中日問題，更能吸引青年讀者們的視線的了。這點使我們慚愧，又使我們興奮。慚愧的是因為我們合寫的書，在匆忙間寫成，有許多地方，寫得不完不備。所以這本東西，對讀者對於主題的了解，究竟有沒有幫助？有多少幫助？作者都不敢自信。興奮的是因為我們所熱中的問題，就是一般讀書界所重視的對象，我們深感問題的普遍和責任的重大。從今以後，唯有盡量善用自己的努力，企圖對於大家所關心着的問題，能夠做到一點一滴的貢獻。

最近的三個月來，時局的開展，是非常微妙的，這在我們和平統一的國策上，在敵人的硬軟並進的經濟外交的運用上，都表現出來。可惜對這些重大時事，我們不能在本書的再

版中加以補充，確是非常抱歉的，不過這些事件，在許多刊物上，都有很具體的分析，讀者可以搜集閱讀的。而我們自己，在這一二個月內，寫了兩本小書，（1）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幹之）和（2）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凡夫）。這兩本書，從歷史上來追尋敵我兩方國勢的演變，在某種意義內，或者可以作為本書的前篇看的，所以，對於讀者了解兩國目前的國力，也許有參攷的用處的。

天將明了，人間來了一點陽光。我們不希望它是曇花一現，而希望它永遠照耀着人寰。

三月二十二日

序

現世界半月刊在創刊的時候就決定要特設一欄，叫「知己知彼」，意思是要幫助全國同胞曉得敵人國內和國際的地位是怎樣，我們自己國內和國際的地位又怎樣，敵人的入力財力物力怎樣？我們の入力財力物力又怎樣？敵人在侵略我們的時候，他們各種力量的配置是怎樣？我們在抵抗敵人侵略的時候，我們各種力量的配置又該怎樣？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一欄文字的目的是要求得中華民族澈底解放的勝利，既然如此，這幾篇文章說牠們是就事論事的分析固然可以，說牠們是向全國同胞的虔誠呼籲，也未始不可以。

這個呼籲雖然還不能算頂強，頂明確，可是已經爲多數讀者所熱烈歡迎，那却是事實。這樣我們就請該欄的執筆人李凡夫何幹之兩先生把已經發表的各篇搜集起來，并加以補充，編成小冊，總其名曰「中日國力的對比」，這也是爲的答應一部份讀者的要求。

局面飛快地變動着，時代正在由口頭的吶喊，過渡到大規模「真刀真槍」的抗戰。單是熱情是不夠的，還必須加上實力，尤其是實力適當的配置和動員。阿比西尼亞全國上下英勇抗戰的教訓，西班牙人民浴血抗敵的經驗，以及這一本小冊子，都會教我們更聰明，更堅決，更有勝利的把握。

中日國力的對比

再版自序

錢俊瑞序

上篇 從日本國力來看侵略戰（知彼）

第一 日本的社會結構

- | | |
|---------------|---|
| 一 日本究竟是一個什麼社會 | 一 |
| 二 有多少人支持侵略戰 | 三 |
| 三 日本大眾爲什麼反戰 | 四 |
| 四 現階段的日本大眾運動 | 七 |

第二 日本的資源……………一〇

一 原料中最弱的一環——煤油……………一一

二 工業的動力——鐵煤不能自給……………一三

三 有色金屬與化學原料……………一五

四 棉花羊毛橡皮……………一七

第三 日本的糧食……………一九

一 糧食在戰時的意義……………一九

二 平常時糧食不能自給……………二〇

三 非常時糧食沒有保障……………二三

第四 日本的軍備……………二九

一	瘋狂的備戰·····	二九
二	日本比不上牠的假思想敵·····	三四
三	日本還有多少力量進攻中國·····	三八

第五 日本的財政····· 四二

一	龐大的資本主義危機·····	四二
二	高橋財政與馬場財政·····	四四
三	日本戰時財政的展望·····	五〇

第六 日本的國際關係····· 五二

一	走頭無路的侵略外交·····	五二
二	誰是日本的與國·····	五五
三	日本的戰時外交·····	六〇

第七 侵略戰的展望…………… 六二

下篇 從中國國力來看抗敵戰(知己)

第一 中國的社會結構…………… 六七

一 未來戰爭是消滅人類的戰爭…………… 六七

二 我們爲什麼戰？聯合什麼人戰？…………… 六八

三 怎麼鞏固統一運動？…………… 七二

第二 中國的資源…………… 七六

一 中國有多少煤油？生產有多少？怎樣解決液體燃料問題？…………… 七六

二 中國有多少煤鐵？生產有多少？能不能自給？…………… 八二

第三 中國的糧食…………… 八六

一 人民「沒有適意的肚子」…………… 八六

二 平常時的吃飯問題…………… 八九

三 戰時糧食的幾個具體問題…………… 九一

第四 中國的軍備…………… 九六

一 日本要不費一兵一卒來征服中國…………… 九六

二 數字上反映出中日的軍力…………… 九八

三 從軍備上來觀察抗敵戰…………… 一〇一

第五 中國的財政…………… 一〇六

一	資本主義與財政政策	一〇六
二	半殖民地與財政政策	一〇八
三	戰時財政的兩重任務	一一三
第六 中國的國際關係		
一	太平洋集體安全是反戰的主動力	一一六
二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在世界的地位	一一九
三	滿洲事變後的政治形勢	一二一
第七 抗敵戰的望展		
後記		
		一二九

上

篇

從日本國力來看侵略戰（知彼）

第一 日本的社會結構

一 日本究竟是一個什麼社會

在中日關係已到了「非你死即我死」的現在，在中國的抗敵戰爭已經部分地爆發了的現在，許多關心着自己民族前途而對兩國實力的對比沒有明確認識的人都一致發出了這樣的疑問：「我們與日本開戰，到底有沒有勝利的把握？」

失敗主義者和「恐日病」者說：沒有半點把握，理由是：日本有精銳的陸軍，強大的海軍，犀利的空軍……中國有什麼實力可言抵抗？要是中國今天說抵抗，敵人明天就可以把全部精銳開到中國來，不到三天或十天工夫，便可以把中國完全滅亡。因為我們不願再蹈阿比亞尼亞的覆轍，所以對日本的侵略，只好暫時忍耐，等到將來……

熱血的同胞說：即使沒有勝利的把握，也必須一戰！理由是：「與其不戰而亡，不如一戰

而亡」

前者是不抵抗主義者的飾詞，最少在客觀上已盡了最大的漢奸任務；後者的說法，雖然十分悲壯激烈，但仍不能使我們感到滿足。

爲了打擊漢奸理論，爲了正確地把握侵略戰與抗敵戰的前途，我們不能不根據事實，對敵我的實力，作一番全面的檢討。這檢討，現在先從社會結構（人力對比）開始。

目前日本社會，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呢？

這問題說來話長，極簡單的說：日本是一個半軍事半封建的帝國主義社會。什麼是半軍事的帝國主義？這是說全國工業以軍需工業爲骨幹而再編成，再擴大生產，這龐大的軍需工業無疑是爲了補強這先天不足國家的藥劑，而國內工人，反遭着半奴隸的剝削。什麼是半封建的帝國主義呢？這是說明治維新不是徹底的民主革命，而只是資本家和地主的苟合，所以國內還殘留着半封建的榨取關係。一句話說，半奴隸半封建的榨取網，就是半軍事半封建帝國主義的寫照。這樣的社會基礎，當然極不穩固，所以日本的對外膨脹政策，

得不到極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只是極少數人的瘋狂行爲。

二 有多少人支持侵略戰

凡是稍明白日本國情的人都知道，日本財富的分配是極端不均的。日本人口九千萬（朝鮮、台灣等在內），但有十億圓以上的財閥不到幾個人，有一億圓以上的不過十餘人，有百萬圓以上的也不過二三千人，其餘全部可以說都是窮人，都是那少數人的奴隸。目前積極主張侵略中國的無疑就是那極少數的二三千人；其餘八千九百餘萬人，除了一部分因爲受麻醉過深，還沒有醒悟以外，其餘大部分決不會熱心支持那少數人的侵略行爲。

爲什麼那少數人要積極主張並且實行侵略中國呢？那就是因爲他們要繼續維持垂死的日本資本主義制度，鞏固他們的地位和擴大他們的利潤。上面說過，日本是先天不足的資本主義國家，牠的原料資源，非常貧乏，國內市場，非常狹小，尤其是在恐慌深刻化，國內勞苦大眾「蠢蠢欲動」的時候，牠不積極向中國開刀，帝國主義的殘喘就決不能苟延，那

少數人的地位就會根本動搖了。但在那些少數強盜中間，他們的主張並不是完全一致。他們有的（特別是軍閥）主張不惜重大犧牲，迅速滅亡中國；有的（特別是財閥）却主張避免過大犧牲，一步一步吞併中國。這兩種主張反映到日本的政治上，便有由下而上的急進法西斯主義，和由上而下的漸進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自二·二六事變，急進的法西斯奪取政權的企圖失敗後，漸進的法西斯主義便暫時佔了優勢。但我們決不能把統治階級間的矛盾，過大誇張起來，儘管他們中間有矛盾，儘管他們對侵略中國的策略不一致；但他們的矛盾，決不是根本的矛盾，他們的策略不一致，也決不會根本妨礙他們侵略中國。在日本，和那二·三·千·少·數·者·的·統·治·政·權·站·在·根·本·對·立·地·位·的·是·日·本·的·勞·動·者·農·民·和·勤·勞·大·衆·等·反·戰·反·法·的·勢·力。只有這些勢力，才真正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三 日本大衆爲什麼反戰

日本大衆所以反對侵略中國，不只是因爲他們和中國大衆同是被壓迫者，而且也因

爲日本少數人的侵略中國，對他們大多數人決沒有好處。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窮兵黷武和拚命擴張軍備的結果，財政的消耗，非常浩大，而這些財政的負擔，無疑要落在勞苦大眾的雙肩上。因此，××帝國主義愈向中國侵略，××勞苦大眾的生活，就愈加惡化。我在世界到何處去的小書中已經指出：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工人的實質工資日益低減，到去年已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日本產業工人所得的工資，僅及美國工人所得的八分之一，而日本女工所得，則僅及美國女工十二分之一。日本農民生活的悲慘，更加形形容。在半軍事半封建的帝國主義榨取下的農民，並沒有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榨取下的農民好得多少。日本農民負債逐年增加，就是明證。一九〇五年日本農民負債總數爲七萬四千六百萬圓，一九二九年爲四十五萬九千萬圓，到一九三四年竟增加到七十萬萬圓。而且以後還是要繼續增加。（據日本農林省的估計，每年約增加六萬萬圓。）至於小資產階級的破產，更成爲日本社會的普遍現象。日本經濟恐慌，雖則早已轉入於特種蕭條階段，但日本的景氣，完全充滿着火藥氣味。日本工農大眾的生活，絲毫沒有因此得到改善。在這樣的情勢下，

他們的鬥爭情緒日益高漲，決不是偶然的。遠的暫且不說，自廣田內閣標榜「庶政一新」的政策以來，工人的罷工和農民的鬥爭，還是不斷的發生。在今年七月間，日本二十餘萬郵政工人，因要求改良待遇，有不穩之勢，日本海員罷工危機也非常迫切。農民的鬥爭，比去年更加激進，在青森縣某村的農民，因為沒有飯吃，居然組織六十餘人的搶柴隊，向官有的叢林突進。秋田縣某村的兒童們因為在家里吃不飽，於是「迷途的羔羊」搶飯吃的故事，也在「庶政一新」的國家里同樣地表演着。

日本的前進大眾不但爲自己本身的利益繼續作決死的鬥爭，他們對中國的解放運動，也予以很大的同情和幫助。大概看過大眾生活的人都會記得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動人的故事：有一個日本兵士駕着滿載子彈和手榴彈的汽車去接濟東北義勇軍，因為找尋義勇軍不到，而又不願爲日本追兵所拿而自殺，臨終時還留下一封同情中國義勇軍的驚天動地的遺書。這偉大的故事，不但感動了四萬萬的中國人，而且也驚動了全世界的人士。其實，日本大眾同情中國解放運動的事實，決不止這一件，這不過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四 現階段日本大衆運動

我們要了解日本的社會結構及其發展前途，單知道日本的經濟危機如何深刻，兩個階級的對立如何尖銳，統治階級的基礎如何動搖和前進大衆的鬥爭如何英勇，也還不夠；我們還要進一步知道日本大衆的主觀力量，即他們的組織情形。日本工農組織的勢力，原來不能算得強大。在五百二十餘萬產業工人中有組織的不過三十八萬到四十萬。在幾千萬農民中（日本農民人口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當中完全沒有土地的貧農約占全農民人口三分之二以上）有組織的不過二十餘萬；同時前進的工人組織，因爲不斷受政府殘酷的迫害，確實受了不少的損失（幾年來，被捕的革命戰士，達四萬以上）。但這種情形決不是固定的。最近一方面因爲日本工農小資產階級生活的惡化，已漸漸超過了他們忍受的程度以上，另一方面，法國和西班牙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勝利，也予他們以莫大的刺激。因此，統一戰線問題，在日本的政治領域上不但早已提了出來，而且早已爲日本全

國大衆所熱烈地討論着，推動着。

日本的統一戰線運動，最先採取較明確的形態而出現的，是前次選舉時大阪勞動團體協議會對社大黨共同鬥爭的支持，這協議會是由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大阪市電從業員組合，大阪木材從業組合，全國農民組合，大阪消費組合等所謂合法左翼團體所組成的聯絡機關。牠們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場上，支持了社大黨的選舉鬥爭。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做日本人民陣線運動的開始。在總選舉後，全國各地的各種工人團體繼續展開了反法西斯的共同鬥爭。在五月初，工農無產協議會，在東京召集會議，參加團體有東交，市從，全評，日消聯，關東工聯，新興佛青等。這協議會對特別議會的聲明書曾說：「我們不問牠是急進的，法西斯也好，或由上而下的法西斯也好，都一致反對。在社大黨和其他團體協力之下，動員全國大衆，向廣汎強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邁進。」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大衆對人民陣線熱烈的要求。在知識分子間，他們在法西斯主義採取攻勢之前，也非常起勁地高叫擁護文化，高叫工人和農民的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

日本的人民陣線正在開展着。在他的前面，還橫着無數的困難。如怎樣把廣大的無組織的工農大衆聯合起來，怎樣把已有的工農組織聯結起來，和怎樣把社大黨右傾領袖機會主義的傾向克服過來，都是當前重大的問題。但我們相信，日本大衆必能用最大的努力，突破當前的困難，掃除一切障礙，準備對法西斯主義作決定的鬪爭。

不管中國的失敗主義者和漢奸如何替××帝國主義者壯聲威，拍馬屁，但二三千人對八千九百餘萬人的統治，已經開始動搖了。我們全國四萬萬大衆應該火速聯合起來，並進一步和八千九百餘萬的友軍攜手，共同打倒那二三千人血腥的統治！

第二 日本的資源

我們毫不誇張的說，日本不但在人力方面比不上中國，即在物力方面也說不上。說到物力，應該包括軍備、財政、資源和糧食等等。在軍備方面，中國怎能比得上日本呢？是的，單從軍備方面看，日本要比中國強，但從全部物力來觀察，中國就不見得比日本弱了。因為單有強大的軍備，而沒有健全的財政，沒有豐富的資源，和充足的糧食，那麼，這樣的軍備不但不作持久戰，而且危險性很大；反過來說，現成的軍備雖比較落後，而其他條件若佔壓倒的優勢，則其前途實未可限量。這里先來討論日本的資源問題。

日本是資源不足的國家，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我們單有這樣一個模糊的觀念還不夠，日本的資源究竟不足到什麼程度，牠現在想什麼辦法來補救，和在將來開戰時將碰到怎樣的困難等等問題，我們必須有較明確的認識。

從軍事觀點來看，日本最缺乏同時却又非常必要的原料是液體燃料、鋼鐵、有色金屬、

棉花、羊毛和橡皮等。現在我們專就這些東西加以簡略的分析。

一 原料中最弱的一環——煤油

煤油是近代最主要的軍用品之一。尤其是具備着多量新式武器的國家不能缺少牠，要是缺少了，那麼，一切新式的戰艦、飛機、唐克、機械化部隊等等都會像沒有飯吃的人類一樣，不能動彈。日本近年隨着軍備的大量擴張和革新，煤油的需要日益增加。一九三三年日本煤油的消費爲二百七十萬噸，比一九二五年增加了四倍半。可是不幸得很，這樣重要而且需要日增的東西，在日本偏偏是非常缺少。據調查，日本煤油的埋藏量僅有一億八千五百萬噸，佔世界埋藏量百分之二·一。但這個可憐的數字，並非集中在一處，而分散於本州北部、北海道、台灣等地。到現在爲止，日本的地底雖然都給日本地質學家掘穿了，但從未發現過大油田。在一個鑛區內，有無數小的油井，這是日本採油業的特徵。這些小油井每每到一二年，產油量便突然減少。因此，日本開採的油井雖日益增多，可是煤油的產量反而減

少。一九一六年，油井數只有二千五百六十二個，產油量爲四十二萬噸，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油井已增加到四千八百個，而產油量却減少到二十七萬八千噸，日本產油雖日益減少，但煤油的需要，却日益增加。一九三三年日本煤油的消費爲二百七十萬噸，比一九二五年增加了四倍。

根據上面的數字可以看出，日本國產煤油只能供他自己消費的百分之十，而這百分之十的煤油，大部分還採自北樺太的租借油田，其餘百分之九十的煤油就要靠外國的輸入。這是日本統治階級最苦惱的問題。他們爲了補救這個弱點，曾想出了種種辦法。目前最主要的辦法，除了加緊侵略中國，奪取中國的資源，開發新的油田和努力改良採油的技術外，便是把煤油大量地儲藏起來，並探求煤油的代用物。在儲藏方面，大概已做了不少的工夫，據報載在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大地震的時候，有二百萬噸煤油從貯藏所流到東京灣去。這種損失在一九三一年後已經恢復過來了，在煤油代用品的探求方面，也已有了部分的成功。但不管日本統治階級如何處心積慮，煤油的缺乏還不失爲日本軍事上最大

的弱點之一。因爲在平時，日本的煤油產額與需要額已相差了十倍，到戰爭爆發以後，據專家的估計，日本每年需要的煤油最少要六百五十萬到七百五十萬噸。到那時，日本縱使出盡了牠的「私蓄」，恐怕也不能支持一年以至一年半以上的戰爭吧。

二 工業的動力——煤鐵不能自給

日本鐵礦資源和煤油同樣，是非常貧弱。最樂觀的估計，日本鐵礦的埋藏量也不過一億五千萬噸。在世界大戰期中，日本鐵砂採掘量最高的紀錄爲三十七萬八千噸，現在則降爲二十萬噸。因此，日本每年必須從中國、英領印度、澳洲、馬來半島等地輸入大批鐵砂和生鐵。計鐵砂每年輸入約二百五十萬噸，值日金二千二百萬圓，生鐵輸入也達二千萬圓。

日本自奪得滿洲後，對於當地的開發不遺餘力。因爲滿洲鐵埋藏量超過日本全國埋藏量的七倍，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鞍山一地。在一九二〇年，滿洲採鐵總額，不過二十萬噸，到一九三三年，已超過一百萬噸。你看，我們要是不快快地起來收復失地，敵人就要拿我們的

鋼鐵製成槍炮，反過來屠殺我們了。

日本雖然吞併了我們的東四省，奪取了我們無數的資源，但鐵的供給仍不夠。將來戰爭一旦爆發，假如得不到英國的幫助（日本廢鐵的來源，大部分要依賴英國），前途還未可樂觀。

煤礦雖比煤油和鐵好些，但埋藏量也不多。據日本工商省的估計，日本煤埋藏量為六十五億噸（實際數字當要比這更少），約佔全世界埋藏量百分之〇·一；若和世界各國來比較，日本位居第十九，比歐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意大利除外）都有遜色，比資源豐富的中國當然更墜乎其後了。

日本煤的主要產地是北海道和九州北部，在主要工業中心地的東京和大阪附近，極少煤坑。煤炭從北海道運到東京，價值要貴到一倍半，若從九州運到東京，價值也得增加三分之一。在平時，日本交通便利，煤的供給還不成大問題，若在戰時，交通萬一有了阻礙，（如鐵路受飛機轟炸，貨船受潛艇襲擊等）東京大阪工廠動力的來源，就馬上要受到威脅了。

日本採煤的技術仍非常落後，因為資本家不想花很大的本錢來改良技術，而只想從工人的身上多剝削一些。（日本礦工的工作時間每天至少十時到十二時，工資又極低。）據調查，日本煤礦工人的採煤量，每人每年平均為二百噸，這個數字比蘇聯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者固相去極遠，即和歐美各國相較，也是望塵莫及的。

同時，日本煤的質素，非常惡劣，其中大部分只能供作普通燃料之用，而極不適於煉鋼或冶金。日本要製鋼鐵，要大批製造軍火，就非依賴中國，尤其是華北山東的煤不可。在華北，英國煤業佔着獨占的地位，儘管英國紳士極富於容忍性，但日本要完全奪取華北的煤礦，英國紳士未必肯拱手讓人。這樣，在戰時，日本重工業發展的可能性就不能不多少為英國的態度所左右。

三 有色金屬和化學原料

所謂有色金屬是指鉛、亞鉛、鋳（Chromium）、錳、鋁、鎂、白銅、銅、水銀、錫等而言，這些東

西都是製造一般和精良的軍火所必需，同時也就是日本所最缺乏。當中只有銅一項，日本出產較多，但近年也要靠外國的輸入。在世界經濟中，日本是有色金屬相當大的消費國，每年輸入常在二千五百萬圓到三千八百萬圓之間，其中鉛約佔半數，鋁和水銀等的消費也日益增大。鉛的輸入大半來自加拿大，其次是澳洲和英領印度。日本爲了獲得有色金屬，在太平洋市場上，就不能不和英美發生激烈的競爭了。

在化學原料方面，日本也非常缺乏。日本窒素工業的生產能力雖已有急速的發展，一九三五年的生產額達四十萬噸，比一九三〇年增加二倍以上，但原料的來源却要靠智利的硝石和人造窒素肥料等。食鹽也是一樣，食鹽是瓦斯、火藥、煙幕和其他化學工業的重要原料，但日本的食鹽產額，不夠供給日本軍事工業的需要，因此，鹽入口日益激增，一九三三年輸入三十六萬噸，一九三四年達一百餘萬噸，日本硫黃的採掘額比較豐富，一九三一年爲六萬一千噸，一九三四年增加十二萬九千噸。怪不得在遠東的天空，都充滿了硫黃的氣味了。

四 棉花羊毛橡皮

在軍事意義上，棉花和羊毛也相當重要。棉花是炸藥的重要原料，羊毛是製造軍服所必需。在棉花方面，日本差不多完全要靠外國的供給，而且，日本國內棉花業擴張的可能性極有限。日本統治階級的補救辦法是一方面利用世界市場上棉花價格的低落而把大量輸入的棉花貯蓄起來，同時，另一方面，則設法生產棉花的代用品。近年因為棉花輸入的增大，棉花的貯藏量大約可供日本棉工業半年以上之用（數量約三十五萬噸）。棉花的代用品主要是人造絲，日本近年人造絲的生產的增加特別顯著，由一九三一年的二萬一千二百噸，增加到一九三四年的六萬三百噸。在一九三三年，日本已成爲世界第二（美國第一）人造絲國了。日本的人造絲一部分用於製造爆炸物，另一部分大量向中國推銷，作爲走私的利器。

羊毛和橡皮也須靠外國的供給。日本最近每年須從外國輸入羊毛九萬噸至九萬五

千噸。雖然一分部變成織物以後，仍向外國流出，但有一部分要貯蓄起來是無疑的。

橡皮百分之九十七靠外國輸入。一九三一年輸入四萬四千噸，一九三四年則增到七萬二千噸。

總之，日本雖然拚命在大量擴張軍備，可是軍事工業的資源太不替他們講情面了。我們單根據上面簡單的實際材料，也可以明白日本帝國主義外強中乾的真相。

第三 日本的糧食

一 糧食在戰時的意義

糧食也是物力中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若果將來的戰爭，不是小規模的短期的戰爭，那麼，糧食的供給，對於戰爭的成敗，更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帝國主義的軍隊，本是有名強悍，在戰爭初期，他們得過許多「光榮」的勝利，然而在經過了四年的持久戰之後，因糧食恐慌，經濟困難，終於無法挽回牠戰敗求和的命運。帝俄的軍隊，主要也是由於糧食恐慌，致不能中途從聯合國方面退了出來。最近西班牙內戰，瑪德里因糧食缺乏，使政府軍感到相當困難。（後因得到各國人民的接濟才解決了這個困難。）由這些事實，我們可以明白，糧食對於戰局的影響，是如何的重要！過去既是如此，在未來的大規模的戰爭中，必然也更是如此。因此，我們對於這個與未來的戰局有重大關係的糧食問題，實

有檢討的必要。現在我們對日本的糧食問題，分平時與戰時兩方面來觀察。

二 平常時糧食不能自給

日本和中國一樣，是以米爲主要食糧的國家。從事於米穀生產的，佔日本國民的半數。次於英領印度和中國，日本是世界第三位的產米國。在明治初年，日本有過剩的米輸出國外，但自經過了明治三十年的大歉收以後，每年就要靠外米的輸入。到了大正時代，外國米的輸入漸減，台灣和朝鮮米的輸入漸增，自此以後，因朝鮮、台灣產米的急速增加，而竟至有過剩的苦悶。

但日本目前本國的米產，無論如何豐收，仍不足供國民的需要。本國的產米額，在平常的時期，年約六千萬石左右，昭和八年的大豐收年，也不過七千萬石，但本國的消費最少需七千三百萬石，因此，在平常年，不足額約一千萬石以上，在大豐收年也仍有三百萬石的不足。去年因爲歉收，收穫只五千萬石，不足數竟超過二千萬石。

日本本國米產不足，主要是靠朝鮮和台灣米來補充。朝鮮的產米額在平常年約一千七百萬石，其中八百萬石須運到日本國內。台灣在平常年約產八百萬石，當中也要向日本本國輸入五百萬石。朝鮮和台灣的農民終身為××帝國主義做奴隸，也不能得到一飽，他們一方面要把由自己的血汗所產的白米大批輸入日本國內，而另一方面，朝鮮和台灣都同時鬧着食糧恐慌，朝鮮農民要靠滿洲粟（每年約二百萬石）和國外的糙米來維持生命，台灣也要靠外米的輸入。現在兩地外米的輸入已完全被禁止，他們只有挺着肚皮來捱餓了。

日本的次要食糧爲麥。根據日本農林省的統計，日本各種麥的產額如下（單位千石）

年次	小麥	大麥	粳麥
昭和五年	六、一二五	七、〇九一	七、〇八八
六年	六、四〇六	七、三七八	六、五二二
七年	六、四九七	六、五七四	六、五五六

八年	八、〇一三	六、九一七	五、三四九
九年	九、四五一	六、七九六	六、一六〇
十年	九、六六一	七、二八八	六、六二三
十一年(預想)	九、一六四	六、三三四	五、九九一

麥的生產，顯然不夠供給國內的需要。如小麥每年需要約一千三百萬石，其中三百萬石是供製粉後輸出國外之用，因此實需之數，約在一千萬石左右。但在三四年前，日本每年只生產小麥約六百餘萬石，不足約三百餘萬石。日本農林省爲補救計，曾以一千萬元的經費，從昭和八年起，實施「小麥增殖五年計劃」，但到現在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並且今年預想的收穫額，還要較去年減少許多。其次，大麥和裸麥，一部是供人民的食料，另一部份則是供家畜的飼料，但均不敷供用，單家畜飼料，每年需從中國輸入十八萬噸以上，價值約九百餘萬圓。

在食料品中，大豆、小豆、玉蜀黍、高粱、落花生、其他豆類、採油用的菜種、胡麻、棉實、啤酒原

料、肉類和煙葉等，日本尤感缺乏。

日本本國的糧食實在不能自給。在平常時，每年糧食入超之數已甚大，若連生產食料所必需的肥料和飼料計算在內，每年約有數千萬圓的入超。這還是平時的現象，若到了戰時，情況當然更加不同了。

三 非常時糧食沒有保障

戰爭一經爆發，糧食的需要，必驟然增加。蘇聯丹尼羅夫教授在軍備與國民經濟一書中曾說：「跟着動員令的發布，軍隊對於糧食的要求，突即龐大起來。平時貯藏的糧食，對於現代大軍隊的必需量只能僅僅供較短時間的需用……」他并舉出實際的數字，證明他這一理論，一九一九年俄國士兵一千八百萬人，馬匹三百五十萬頭，每日所需的必要糧食如下（單位噸）

小麥粉

一三、五〇〇

大麥粉	二、七〇〇
肉	三、六〇〇
脂肪	〇、六三〇
鹽	四、五四〇
茶	一八
野菜	四、五〇〇
乾草	二一、〇〇〇
燕麥	一九、二五〇
計	六六、三六八

即爲供給國內和戰場上的軍隊，每日必需六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噸的糧秣，爲運載這大量的貨物，還需五千五百三十輛貨車，即五十輛編成的一百一十列車來輸送。

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雖則日本的軍隊沒有那麼多，但是日本的生產能力也沒

有那麼大。平時日本的糧食已經不能自給了，到了戰時，當然大成問題。我們縱使撇開一切空襲，輜重被襲擊等，可能使儲糧化為烏有的條件不談，以日本現有的糧食，是不能維持多久的。根據日本經濟年報（廿五輯）的計算：到今年七月底止，日本主要食糧米的貯藏額（連本國米、朝鮮米、台灣米和外國米通通計算在內）只有二千五百五十九萬三千石。但日本國內每年米的消費額為七千三百萬，若加上朝鮮、台灣等地，全國的消費額將超過八千七百萬石，那麼，日本的存糧，決不能維持到三個月。要是戰爭延長到三個月，日本把平時所貯藏的米吃完以後，糧食的補充就會感到極大困難。因為在戰時，糧食的消耗要比平時大大地增加，而糧食的生產，不但不能同樣增加，反要比平時大大的縮小。因為農村的壯丁都被送到戰場上，當砲灰或被送到軍需工場替資本家做奴隸，農村的勞動力必突然并且繼續地減少。同時，一切肥料工場也將供火藥或其他軍需工場動力的利用，也將被軍需工業所佔有，軍需工業擴張以後，再把農村已經感着不足的勞動力，吸收到都市或戰場的時候，糧食生產的縮減將到怎樣的程度，就不難想像了。若果戰爭愈延長，困難就必愈增大。

一方面國內糧食的生產既大大減少，而國外糧食的輸入，必沒有平時那麼容易。關於日本戰時的交通問題，丹尼羅夫教授也有精闢的分析：

「到資源豐富的中國去的一切路徑，幾乎完全要由海路，日本能支配那些海路與否，取決於牠能否支配它背後的大洋。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與壓迫，每實現一步時，在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列強——英國和美國，必以銳利的眼光監視着……」

入太平洋的兩條主要航路，被握在日本的競爭者的手中——星加坡屬於英國，巴拿馬屬於美國；此外雖還剩有兩條路線，但兩者都是距離太遠的迂路，其一即通過澳洲的南岸，另一是繞着好望角，但兩者都在英國監視之下。（軍備與國民經濟）

以上的分析，還是就日本和蘇聯開戰的情況而言；若果在中蘇共同攜手抵禦外敵的場合，日本的遭遇，當會比上面的描述，更加悲慘。

日本的軍閥當然也預想到這一層，因此戰時糧食的準備，也成爲他們當前的急務。他們究竟怎樣準備呢？

照我們所知，他們對戰時食糧的準備，主要的不出對外和對內兩方面：對外是加緊掠奪，加緊購買；對內是加緊統制，加緊貯蓄。大家都知道，日本對外掠奪和購買糧食，早已在積極進行中，「日滿經濟集體化」，「開發華北資源」等等，不消說，一部分也是爲了糧食的奪取；滿洲和華北的資源和糧食，都非常豐富，要是中國始終不抵抗到底，日本當然是可以予取予攜了。

說到購買，其實就是掠奪的同義語，不過前者是企圖根本解決，而後者則爲救濟短期之急。現在日本不斷用強制手段在我們華北收買小麥，收買水牛，收買雜糧，顯然是爲了備戰時之需，我們站在國防的觀點上，是應該立刻起來反對的。

對糧食的統制，在軍閥的高壓下，大概可以收到暫時的效果，但統制顯然是對於大眾一種殘酷的壓榨，這種暴行到了物資極端缺乏的時候，反而更加容易引起社會的不安，如德國農民團攻警察署，向商店奪取牛油麵包便是明顯的例。儲蓄食糧，只能供短時期之用，上面已經說得很明白。

因此，我們可以以下一結論：單從糧食來觀察，日本是決不能作持久戰的。

在歐戰期中，因糧食恐慌，使一個黑暗的帝國走上了光明；也因為糧食恐慌，使一個強悍的帝國主義一敗塗地，在未來的戰爭中，讓我們的敵人在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吧！

第四 日本的軍備

一 瘋狂的備戰

軍備在日本，是物力中最強的一環；也就是中國「恐日病」者所最害怕的一着。現在爲要正確地估計敵人的力量，我們要用最客觀的態度來分析日本軍力。誰不知道，這幾年來，日本軍閥爲了貫徹他們吞併中國，進攻蘇聯和獨霸遠東的目的（他們說是爲了「東亞和平」）是用着全力來準備戰爭呢？但他們備戰的實狀究竟怎樣？這裏要先作概略的介紹。

備戰自然是多方面的：在財政上，他們想盡了千方百計，極力搜括，在資源上，他們積極開拓，盡量貯蓄，在工業上，他們力求改造，實行統制，這里僅就軍備方面來說：

日本軍閥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爭中，和歷年與東北義勇軍的戰鬥中，得到了極大

的教訓，他們知道過去的軍備靠不住。爲了準備作進一步的侵略，他們在技術、裝備和編制上，都已迅速加以改善。

日本軍事技術力量的增長，可由下面數字來證明（註一）

出產品類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五年
各式大炮	七・〇〇〇尊	一〇・〇〇〇尊
各式機關槍	一〇〇・〇〇〇架	一五〇・〇〇〇架
步鎗和馬鎗	二・五〇〇・〇〇〇枝	三・〇〇〇・〇〇〇枝
曳引機	不生產	一・〇〇〇具
飛機	一〇〇架	六・〇〇〇架
載貨汽車	三〇〇輛	五・〇〇〇輛
各式坦克	不生產	一・六〇〇輛
鐵甲汽車	不生產	一・〇〇〇輛

飛機引擎

二〇〇具

九・〇〇〇具

日本除在軍事工業方面有迅速的發展外，同時對於新技術的運用，也極力注意。在軍隊中，他們採用新式的大炮和新式的較完善的坦克車，對空軍物質部分的改良，也極力進行着。

在陸軍的編制上，自一九三三年後本已有很大的改變，自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更有新的改變：（註二）

軍隊分類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六年

步兵

十七步兵師團和二步兵旅

十七步兵師團和六步兵旅

炮兵

十五輕炮團，四山炮團，八野戰重炮團，城防炮兵三團和八分隊，高射炮一團和二分隊。

十四輕炮團，五山炮團，九野戰重炮團，城防炮兵三團和八分隊，高射炮四團和二分隊，高比子炮十四分隊隸屬各炮團之下。

空軍

八航空團

十五航空團

鐵甲車和

二坦克車團，五六個鐵甲車隊。

一自動機械旅，二坦克車團，十

坦克車

五鐵甲車隊隸屬各師之下，五六個鐵甲汽車分隊。

交通隊

二交通團，二鐵路團。

三交通團，三鐵路團。

由上表可以看出日本在最近兩年間，已成立了如下的新部隊：一自動機械旅，四步兵旅，一重炮團，三高射砲團，十四高比子炮分隊，七航空團，十五鐵甲車隊，一交通團和一鐵路團。

因為對技術，裝備和編制的力求改進，所以幾年來日本軍隊無論在質和量上都有極大的變動。如果把一九三六年的日本軍隊和一九三〇年比較，這改變更為顯明（註三）

年 代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六年

陸軍總數

二八五・〇〇〇人

三四五・〇〇〇人

各式機關槍數

四・一二〇架

六・九四〇架

七十五公分口徑大炮和一〇五公分高比子炮

五〇〇尊

九六〇尊

高射炮數

八〇尊

二一六尊

其他炮數

三五二尊

四一四尊

坦克車數

八〇輛

七〇〇輛

鐵甲汽車數

五〇輛

七〇〇輛

陸軍飛機數

五〇〇架

一二八〇架

日本的空軍，本來是不足道，但近年他們已傾全力於此，尤其注重本國飛機的製造，對於飛機駕駛員的培養也不遺餘力。

在海軍方面，日本是三大海軍國之一，其實力素來雄厚，近年因陸軍的急速發展，海軍地位已相形見絀，但最近海軍方面又大唱其南進論，企圖恢復過去的「光榮」。自倫敦海軍會議決裂後，日本的製艦所即開足馬力，拚命擴充，最近又有所謂海軍四年計劃，除擴充新艦和潛艇外，還要將舊艦全部改裝。到今年年底，日本的海軍實力可以達到如下的數字：軍艦總噸數七一四・七四九噸，共一五四隻，主力艦九隻，航空母艦五隻，潛水艇三五隻，驅逐艦七六隻，巡洋艦二九隻，補助艦一四〇隻。（註四）

日本軍閥這樣大擴軍備，已弄得全國民窮財盡，但他們不管民衆的死活，不管財政的破產，還要一味蠻幹到底。在「非常時期」的藉口下，他們要把六千萬的日本人口一步一步趕上死亡的道路。他們因為企圖要把全國人口一個不遺漏地驅上屠場，除了成人小孩和男女學生一律分別施以軍訓外，連和尚都要武裝起來，連妓女也要參加救護的工作。他們不斷作大規模的軍事檢閱，不斷作防空演習……在日本全國，早已陷入戰時狀態了。

二 日本比不上牠的假想敵

日本的假想敵不只一個，在陸上有中國與蘇聯，在海上則有英美。

對中國，他們雖然看不上眼，但對蘇聯，就不能不另眼相看了。日本軍閥所以遲遲不敢發動進攻蘇聯，軍事上沒有把握，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蘇聯現有陸軍一百六十萬，分配於遠東的約二十餘萬，戰時可動員一千八百萬（歐戰時的數目）到二千萬；二千萬鋼鐵般的紅軍，確是世界無敵的。以日本平時兵力三十萬，戰時兵力二百萬到三百萬，當然不是蘇聯

的敵手。不但在量方面，日本的陸軍比不上蘇聯，就在質方面，也差得很遠，因為被強迫送上屠場的軍隊是不能與有充分政治覺悟的紅軍相比的。軍事技術和裝備方面，日本尤不敢望蘇聯的肩背。蘇聯現有飛機四千架以上，分配於遠東的約一千架（內有超重爆炸機約一百架），有戰車四千輛以上，分配於遠東的約八百輛以上，有機械化兵團大部隊十數隊，小部隊數十隊和裝甲汽車一千輛以上。試問日本想以一千多架飛機，數百輛戰車，怎能達到插足蘇聯領土的夢想呢？蘇聯雖沒有強大的海軍，但有多數精良的潛水艇，單分配在海參威的，就有五十餘艘，將來這些潛艇的活動，無疑可與日本海軍以重大的打擊。日本池崎忠孝也承認：「即使有百萬噸的戰艦，若果遇到果敢的潛水艇的襲擊，即會失了效用。回顧日俄戰爭當時的經驗，則對海參威的幾十艘潛水艇，實有特別加以注意的必要。」（註五）其實蘇聯的強處，還不單在於軍事實力的雄厚，器械的精良，飛機坦克的佔優勢，而且還在於蘇聯是世界和平的堡壘，無產階級的祖國，牠是全世界（日本也在內）愛護和平和有階級覺悟的大眾所擁護的。所以蘇聯的參謀總長伊哥洛夫曾聲言：「以現在的蘇聯軍隊，

即在東西兩方同時以日德兩國爲敵而戰，亦有充分獲得勝利的自信。」蘇聯國防委員長伏羅希洛夫更堅決的說：「敵人如進攻蘇聯任何地方，吾人不但令敵人入吾祖國境內一步，並將在其所從來的地方戰敗彼等，」這是毫不誇大的。

日本在海上主要的假想敵是美國。美國因在遠東沒有強固的海軍根據地，因爲與英國不能取得密切的合作和其他種種困難，所以近年雖然受到日本嚴重的威脅，也不能有什麼積極的行動。但這並不是說，美國從此不再過問遠東的事情了。牠近年是沉着地執行大海軍政策，拼命地埋頭擴張戰艦和飛機，準備着將來有一天終要和日本一拚。美帝國主義這種態度，比搖擺不定的大英帝國是堅定得多了。日本自從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聲言廢止了華盛頓海軍條約和一九三六年一月宣告退出了倫敦海軍會議後，五五三的比例率雖從此被打破，日本雖可以無拘無束地大擴海軍，但到今年底止，日本的海力比美國還相差很遠，美國的海軍總噸數爲一・〇五一・二七〇噸，比日本多三三六・八二一噸，在艦齡內的有七三四・三八〇噸，比日本多一三六・九五一噸。美國有戰艦二一五艘，比日本多

六一艘；美國有主力艦一五艘，航空母艦六艘，八吋砲巡洋艦一六艘，潛水艇四八艘，驅逐艦一二六艘，補助艦一九四艘，在數量上美國戰艦是佔着絕對優勢。雖則說在質量上，日本常自誇其「優秀」，但對如此龐大的海軍敵國，是不能不存着戒心的。最近美國海軍部長史璜生曾聲言：「美國決以威脅報答威脅」，由此可以看到這位沉着的「老人」對於日本在中國的肆無忌憚，已經表示不耐煩了。除海軍外，美國陸軍在平時有四十二萬五千人（這是國防法規定的數字，實數較此爲少），戰時可動員四百五十萬人，有第一線飛機三千餘架，民間航空也極發達，一切都是日本所不及的。

英國雖然不是日本主要的假想敵，但在英日妥協始終不能實現，日本南進政策反日益加緊的情勢下，英日最少不是很親密的友邦了。雖說老大的大英帝國早已失掉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支配權，但是英國在目前還不失爲世界最大的海軍國，牠現在擁有主力艦十五艘，航空母艦六艘，巡洋艦五十二艘，驅逐艦一百五十九艘，潛水艦五十四艘，在建築中的有主力艦兩艘，最新式的航空母艦一艘，和多數的巡洋艦和潛水艇等。英國的空軍也不

很弱，據最近調查，有航空大隊一百〇五隊；第一線飛機有一千七百架，現在還正在力求改造，在最近的將來，要建造六千架飛機，而且時速要達到四百六十基羅。（註五）原來大英帝國在走進墳墓以前，在世界舞台上，仍不失爲一個重要的角色。

三 日本有多少力量進攻中國

我們固然不能否認日本帝國主義有強大的軍力；可是因爲牠的假想敵不止一個，假如我們實行抗戰，日本決不能拿全部力量來對付我們，那是非常明顯的。

日本軍閥雖誇稱在戰時可動員三百萬人，但據蘇聯軍事專家阿西克的意見，認爲依照日本目前經濟和軍事技術的水準，戰時至多只能調達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人以上戰場；而且日本最大的弱點，是不能作持久戰。我們不難估計：在戰爭爆發以後，日本這僅有的二百萬軍隊，除了一大部分必須佈置在蘇蒙邊境（假定五十萬）以作「防俄」之用，一部分必須分布在東四省（假定二十五萬）以「維持治安」（在東四省我們有四千萬同胞，

有戰鬥經驗的義勇軍也有十餘萬，在中日開戰後，他們必然更加活躍。還有一部分必須留在日本國內和朝鮮台灣等地（也假定廿五萬）以防萬一。這樣，日本能調到中國來的軍隊最大限度，也就不能超過一百萬。企圖以一百萬軍隊，（事實上是不會有這樣大的數目）征服全中國，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有常備兵二百萬，有地方武力約三百萬（據民國廿三年內政部統計）在戰時動員一千萬人決不算多，這一千萬大軍，無論在技術方面怎樣趕不上日本，但以十個人對一個人，無論如何，是可以抗戰到底的。況且，戰爭愈持久，我們就愈有勝利的把握。以前日本軍閥幻想一個日本兵可以戰勝幾個「支那兵」，但在淞滬戰役的實地試驗中，事實剛剛相反，一個中國兵可以抵抗幾個「東洋兵」。（當時日兵數量超過中國在淞滬軍隊數倍。）這裏一定還有人不放心：中國沒有飛機和海軍，怎能打得過日本呢？我以為這是大可以放心的，中國事實上已有許多飛機，我們且不談中國政府「準備」了五年，年年開航空獎券購買飛機這筆糊塗賬，但最少中國政府爲了「安內」而購置的飛機決不在少數，據日人估計：最低限度有七百架以上。（最近因「祝蔣壽」又

增加了一百架。而且多是美利堅或法西德意的出品，貨色是呱呱叫的，所以在飛機方面是不成問題。說中國沒有像樣的海軍當然是事實，但日本的海軍爲了準備對付英美和蘇聯，決不能全部開到中國來。我們在滬淞戰役中，又曾經看到：日本曾以數十艘軍艦圍攻吳淞砲台，經一個多月之久，不能把牠攻下來，由此可知日本的海軍實在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可怕。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白：縱使撇開一切條件不談，日本要以軍事滅亡中國，事實是沒有可能，這就是說，我們要是發動抗戰，實有充分勝利的把握！

以上還就中國單獨抗戰而言，假如我們真的有決心抗戰，無疑應該首先與蘇聯聯合起來。誰都不能否認，蘇聯是我們最可靠的友軍，牠有雄厚的實力，優良的技術，我們又有絕對多數的人口，豐富的資源，這兩個偉大力量的結合，無疑可以在短時間內殲滅我們的敵人。

註二同上。

註三同上。

註四：根據日本陸軍少將宇山熊太郎著：國防論

註四：引自日本池崎忠孝著：第二次日俄戰爭的假想圖（七月份文藝春秋）

註五：據日文世界知識：七月號英國的軍備

第五 日本的財政

一 「龐大的資本主義危機」

有人以爲日本吞併了滿洲，便解決了一切困難，但事實并不如此。日本吞併滿洲後，在某些方面雖然得了許多利益（如資源的獲得等），可是在其他方面却增加了許多困難，引起了更大的危機。關於這秘密，也曾給日本統治者所道破。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幣原前外相就曾經這樣承認過：「日本吞了滿洲，等於吞了一顆炸彈。」不說別的，只要從吞併了滿洲後所引起的金融財政危機的深刻情況來看，就可以知道這位日本外交家的自白，實在決非過言。本來，日本吞下了這顆包含三千萬人口的炸彈後，已經吃不消，（因爲牠要加緊消化這顆比自身還要大幾倍的「炸彈」，必須投下莫大的資本——從九一八到現在已投下十萬萬日元，其中大部分是放在非生產的軍事建設方面——結果只有弄

到焦頭爛額。但牠的野心決不止此，還要繼續進行吞併包含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一顆大炸彈，還要向西伯利亞發展……因此，牠的財政危機就只有日益加深。危機的加深，主要是由於軍費膨脹，使國家預算入不敷出，不信，就請看下表：

年 度	陸軍支出	海軍支出	總預算
一九三〇年	三七, 四八, 〇〇〇	三三, 二九, 〇〇〇	一, 六〇八, 六三九, 〇〇〇
一九三五年	四九, 九六, 〇〇〇	五九, 六六, 〇〇〇	二, 二四五, 六七五, 〇〇〇
一九三六年	五八, 〇〇〇, 〇〇〇	五二, 〇〇〇, 〇〇〇	二, 二九一, 〇〇〇, 〇〇〇

在軍部指揮刀下的日本政府，雖然想盡了種種「開源」的辦法，來滿足軍事法西斯擴軍的要求，但每年支出和收入，差額仍極大。（一九三二年為六五〇, 〇〇〇, 〇〇〇圓，一九三三年為七五三, 〇〇〇, 〇〇〇圓，一九三四年為八八〇, 〇〇〇, 〇〇〇圓，一九三五年為七七一, 〇〇〇, 〇〇〇圓。）這預算的虧空主要是靠國債來彌補。一九三五年的國債，較一九三二年年口增加了兩倍。總數達一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日圓。一九三六年預算的虧空約有八萬萬圓。明年度預算又將突破三十億圓，虧空之數當更大，這樣巨大的數目，也只有靠發行新公債來彌補，這無疑再加重國債的負擔。

最近，日本陸軍部還有所謂「新國防計劃」，規定在昭和十二年以後開始實行，為期六年，支出鉅款達三十萬萬圓。海軍省方面，也正在起草「第三次海軍補充計劃」，擬建築各種新式戰鬥艦和潛水艇。此外，日本最近向綏東進攻并加強駐華北和駐滿的陸軍，也須耗很大的費用。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在最近一兩年間軍事費的膨脹，將有加無已，預算赤字的增加，也將有加無已，無怪乎日本讀賣新聞也要說「已造成新的龐大資本主義的危機」了。

二 高橋財政與馬場財政

究竟什麼是「龐大的資本主義危機」呢？我們的解釋是這樣：財政是整個經濟機構中的一環，如果這一環發生恐慌，一定影響到其他各環。照和八年以後，日本每年差不多要

靠募集十萬萬圓左右的赤字公債過日子，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無疑將成爲毀滅日本資本主義的因素之一。雖則說，對外侵略和掠奪殖民地是日本統治階級全體所贊同，但他們（特別是大金融資本家）看到赤字公債的源源增加，却不能不發生恐怖。爲要暫時避免過大的犧牲，爲要限制軍事費急激的膨脹，尤其重要的是爲要防止日本資本主義的潰滅，有人拿出所謂「公債漸減」的原則來。高橋財政就是以忠守這種原則爲基調的。因爲高橋是這樣的投合日本金融資本家的歡心，所以他曾經被視爲日本資本主義的「救星」。自然，所謂高橋財政，原也不過是一種「機會主義」，（他的政策內容，並不是一成不變，在金輸出再禁止的當時和在他被殺的直前就有着很大的變化。）但他常以「穩健」自居，以調和急進和緩進兩種傾向爲己任：一方面不肯讓軍部走得太快，藉此使財閥安心，另一方面又在某種程度內滿足軍部的要求，那是他的特色。我們根據上面的數字，看得很清楚：在高橋時代，日本國費並不是沒有增加，不過增加的速度較爲遲緩些罷了。但高橋的辦法，固可以相當買得了財閥的歡心，却没有使急進的法西斯蒂滿意。結果，這樣「德高望重」

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忠臣，在急進法西瘋狗之前，竟至斷送了他的老命。

繼高橋財相而登場的是馬場財相。這位馬場先生是不是比高橋來得更高明呢？是不是能替目下日本的財政危機找得一條出路呢？讓我們加以簡略的分析。

馬場財政顯然是反對高橋財政的方針的。高橋堅持公債漸減的辦法，來壓抑國費的膨脹，馬場却主張增發公債，來膨脹國費。高橋不同意增稅，馬場却主張增稅。高橋對利息政策，採取放任態度，馬場却採取低利息政策。我們可以說，高橋財政是消極地固執着自由主義經濟的殘滓，馬場財政却積極地向着法西斯統制主義邁進。

馬場願意替軍事法西斯効力的決心，我們已看得明明白白，剩下來的問題是：馬場財政是否行得通？

首先是增發公債的問題。要增發公債，必須要有消化公債的能力。可是不幸得很，日本的金融機關，對於公債的消化力量已經非常薄弱了。在上面說過，日本的國債老早已突破百萬萬的大關了。今後，若每年依樣增發十萬萬圓以上的赤字公債來滿足軍部的要求，結

果無疑將引起惡性的通貨膨脹。我們曉得，通貨膨脹對於資本主義的影響，正像鴉片煙對於病人的影響是一樣的。病人吸食少量的鴉片煙，可以得到暫時的興奮，要是吸食多了，就會毒化全身，或竟至喪失生命。同樣，資本主義少量地膨脹通貨，可以引起「膨脹景氣」，要是通貨無限制地過分膨脹，就會危害到資本主義的安全。關於這一點，高橋在未死以前早就對軍部忠告過：「假使單單注意國防，終至惹起惡性的通貨膨脹而破壞了信用，那國防也決不能鞏固……回頭一看國內狀態，却是一個天災不斷民生憔悴的時候，在社會政策上，有許多地方值得考慮。」不但在社會政策上高橋要請軍部考慮，就是願意對軍部効忠的馬場也不能不請軍部考慮。最近報載：馬場對明年度軍事預算和軍部主張增發公債辦法不敢完全同意，軍部與財部竟至發生「對立」，由這消息可以看到馬場政策的動搖，也可以看到日本財政的日暮窮途。

馬場的第二個法寶是增稅。所謂增稅，就是不想觸犯大資本家，而直接向勞苦大衆身上開刀的意思。因為資本主義的稅收，大衆稅佔着最主要的成分。但是日本的工農民衆已

經窮苦到極點了。據統計，日本的物價指數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一九三一年爲六九·六，一九三六年爲八七·三；生活指數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一九三二年爲一六四，一九三六年爲一八四。日本大衆窮迫的情景，由此可見一個大概，馬場財相縱使要積極主張向他們榨油，其實還有多少油可以榨呢？退一步說，實行增稅的結果，縱使可以搜括一二萬萬圓，但這數目顯然和軍部的要求仍相去極遠。所以最近日本軍部堅決主張增發公債，反對馬場「着重增稅而公債次之」的政策。看來，馬場的第二個法寶也非碰壁不可。

馬場的第三個法寶是低利息政策。這政策可以說是爲了實現以上兩種政策的一種手段。因爲第一，利息減低以後，就可以欺騙國民，多發公債，以增加國民無窮的負擔；其次，利息一低，可以使產業資本家感到滿足，而減少他們增稅的阻力。可是低利息政策是不是真的如某似是而非的「日本通」所說，可以「圓滑地進行」呢？事實會粉碎他這樣的結論。第一，金融資本家不會歡迎馬場的低利息政策是顯然的，因爲他們沒有理由願意助長無限制地增發赤字公債。縱使馬場運用欺騙的手段，用縮短期限作爲減低利息和換發多量

新公債的條件，但他們主要是靠利息吃飯的，他們的如意算盤恐怕不會比馬場的打得差些吧。第二，產業資本家應該歡迎馬場的辦法，但事實又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原來馬場的低利息政策，主要的目的是在斂錢。他一方面用低利息劑向產業資本家注射，使他們的利潤膨大起來，另一方面則企圖用增稅或其他統制政策把他們的膨大的利潤收到政府的手裏面去。因為這樣產業資本家對低利息政策，就不會過分歡迎。第三，小資產者和一部分勤勞大眾對馬場的低利息政策，也不會表示好感，因為他們把一點可憐的小積蓄貯在郵政局裏面，希望得一點低微的利息，如今利息減低，把他們的利益犧牲了。在日本，這樣的小貯蓄者並非少數。據去年十二月底的統計，日本全國郵政局的貯金有三十億一千二百餘萬萬圓，其中不滿二十圓的貯蓄者佔總貯蓄戶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這些廣大的小資產階層，對馬場財政縱使不積極起來反對，最少也沮喪了他們的貯蓄心。

馬場的辦法究竟行得通嗎？每日來自「友邦」的電文，都替我們解答着這個問題，請大家相信事實吧。

三 日本戰時財政的展望

事實告訴他們，日本平時財政已經差不多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在戰時又將怎樣呢？戰時的消耗當然比平時大到驚人的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戰費平均每年爲三百四十億馬克，英國四十七億五千萬磅，美國一百三十一億美元。根據日本經濟專家的推算，將來戰費每年最少需二百萬萬圓，每日平均約需五千四百八十萬圓。

戰時的消費既如此浩大，日本戰費的來源呢？一旦戰爭爆發起來，日本政府自然要千方百計，來搜括戰費。但在前面已經分析過，增稅、濫發紙幣和發行公債都是沒有多大把握，並且是極富於危險性。假若日本軍閥要「硬幹」，誰能保證不鬧出亂子來呢？舉行外債嗎？目前除了德國以外，恐怕不會有那個國家願意幫牠的忙，可是德國剛好又和日本一樣，同是一個窮光蛋。那麼，日本戰費最可靠的來源，只有牠自己的現金，鈔票和國富了。日本目前全國現金共有五億圓，全國流通的鈔票有十四億圓，兩者合計共十九億圓，按照每日平均戰

費五千四百八十萬圓計算，日本現有的現金和鈔票只能支持卅五天的戰爭。（淞滬之戰，十九路軍支持了卅四天。）

根據昭和五年日本內閣統計局的調查，日本國富總額約一千億圓，日本將來若動用全部的國富（連一草一木都在內），作孤注的一擲，也只能維持一千八百天的戰爭。但事實上××帝國主義決不能維持這樣長期的戰爭，因為我們大規模的抗戰若能繼續到半年至一年以上（以阿比西尼亞之小，尚能維持到七個月以上，而還沒有喪失牠全部的戰鬪力），日本國內恐怕早已發生「侵外必先安內」的問題了。

這估計決不是開玩笑，而是根據相當精密的計算。一切「恐日病」者，你們「恐日」的根據究在那里呢？

第六 日本的國際關係

一 走頭無路的侵略外交

以上是從日本本身的力量加以分析，現在再從日本的國際關係來觀察一下。在未檢討到日本的國際關係之前，應該首先檢討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是靠侵略來維持其資本主義殘喘的國家，所以牠的外交政策根本離不開侵略。內田外相所主張的「焦土外交」固然是旗幟鮮明，就是廣田外相所提倡的「協和外交」以至最近廣田內閣所標榜的「自主積極外交」又何嘗不是一模一樣？侵略是日本外交的本色，但爲要適應各時期的侵略，其間也叫出了種種不同的新奇怪異的外交口號。在九一八事變後，爲要便利進行獨佔中國，爲要脫離國際的縛束，牠老實不客氣地排斥了幣原芳澤（芳澤外交，已較幣原強硬了一步）的所謂追隨歐美的「和平外交」而採取了露骨強硬的「焦土外交」。在這強

體的外交路線下，××帝國主義一方面繼續用武力進攻中國，他方面退出了國聯，宣佈了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死刑，拒絕了蘇聯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提議……日本的氣餒，可謂不可一世！但這不可一世的氣餒，不但招了全世界的非難，加強了列強間的矛盾，使日本在國際上完全陷於孤立，而且還直接引起了中國大眾的反抗，促進了蘇聯在遠東國防建設的完成和加深了日本財政的危機。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的軍閥縱使想硬幹到底，而他們的主人也不能不有所顧慮。顧慮是必要的，但侵略仍不能放棄。日本的有產者羣，在這種認識之下，便不能不主張改換「焦土外交」的面目，轉而支持廣田的所謂「迴避戰爭」「協和萬邦」的原則。廣田的「協和外交」，無非企圖一面緩和對英美的矛盾，一面用「犧牲最小，收獲最大」的辦法來獨佔中國。在塘沽協定後，日本特製的「自治運動」和「中日經濟提攜」等等，都是根據這一套外交路線來的。這一路綫，比以前的「焦土」路綫的確巧妙而且毒辣得多了。然而，日本的毒計，因得了中國漢奸的幫忙，所以能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但在這時期，對其他各國的外交活動，可以說沒有多大的成就。日本急進法西斯的侵

略慾是迫不及待的，他們嫌這樣的路線走得太慢，要無限制地大擴軍備，要急速發動用武力吞併中國和進攻蘇聯的戰爭，爲了實現這種主張，就爆發了二·二六事變。事變以後，雖然急進法西斯公開專政的企圖沒有成功，但日本政治已踏上了漸進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廣田內閣的成立，是以「刷新外交」爲取得軍部贊助的重要條件，因此廣田登場後，不能不把「協和外交」的口號擺在一邊，而另倡「自主積極」的口號。廣田內閣在軍部的控制下，積極當然必須積極；但愈積極日本在國際上就愈陷于孤立，危機也愈增加。日本新外相有田在由中國回日本的船中，曾患過腦貧血症。日本政論家鈴木東民曾半開玩笑地批評他說：「有田這個病症，與其認爲他因爲被榮任外相，歡喜過度而生，不如認爲他做了外相，對於當前的日本外交難局，感到不安而生，較爲妥當些。」真的，鈴木東民這個玩笑，並沒有開得過分。試問有田就任外相後，在外交上能有多大成就嗎？有的，除了中國的漢奸對他大開方便之門以外，恐怕只有碰壁而已。有田明知事情是不好辦，所以他在開議席上對日本外交政策極力作巧妙的解釋：（一）對蘇聯政策，如雙方軍隊能達到相當平衡點，常努

力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和設立非武裝區；(二)對英、美政策，維持友好關係，審慎執行南進政策；(三)對中國政策，準備在華北設理想區，以作緩衝地帶。但他這企圖緩和對蘇聯和對英美的矛盾，而把華北（太客氣了，恐怕不止華北吧）變成日本的「理想區」（殖民地的別名）的陰謀，能不能如願實現呢？讓我們作進一步的分析。

二 誰是日本的與國

先說日本與蘇聯的關係：誰都知道，××這個小子，是以東方反蘇聯的警犬爲己任。自從牠用武力佔領了滿洲，日蘇兩個體系不同的國家直接碰在一起以後，牠便無日不向蘇聯的邊境狂吠亂咬，使得遠東的風雲，也驟呈緊張。蘇聯爲了愛護和平，爲了避免殘酷的戰爭，曾經向日本三次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并且把最容易引起糾紛的中東鐵路讓渡日本，可是日本的挑釁却有加無已，蘇聯便不能不下重大決心，把國防建設迅速完成起來，並增厚遠東的軍備，以鞏固世界和平的堡壘；爲了打擊日本對外蒙的侵略，牠又與外蒙訂立

了蘇蒙互助協定。這樣一來，日本進攻蘇聯的冒險政策，就不能不受重大的打擊。正在這時候，因為英日的妥協沒有成功而英蘇却有接近的傾向，這又給日本一種刺激。大概日本爲了答覆英國的恐嚇吧，對蘇聯也居然表示讓步，日本一部分「有識」之士，并且倡議重行考慮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但是日本的讓步，在目前還只限於口頭上，而那種出乎意料以外的倡議，也馬上遭了日本軍部的反對。在軍事法西斯蒂看來，日本要是放棄了反蘇先鋒的任務，不但「皇軍」的「威嚴」將大爲減色，即對獨佔中國的掩護，也將失去一筆很大的政治資本。假如我們沒有忘記，日本軍閥在目前日本政治機構中居怎樣重要的地位，我們就不難明白日蘇關係的好轉，以至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實現，實在是很難期待的。

其次，說到日美的關係：日本目前對美國難然表示很客氣，口口聲聲以維持友好的關係爲詞；但這種外交辭令上的客氣是沒用的。日美深刻的對立，決不會因日本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外交辭令而打消。原來美國不但在中國有重大的利益，而且還把中國看作是牠最有希望的市場，日本不斷向中國的進攻，對於牠的利益及其對華貿易前途的威脅，如何

重大，是不難想像的。日本對美國的威脅，還不僅限於在中國方面，在南美、中美和菲律賓等地，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日益伸展着。日本對這些地方所抱的野心，不僅在貿易上，而且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日本有十餘萬僑民，散居於美國、太平洋沿岸，夏威夷和菲律賓等地，萬一戰爭爆發，這些傢伙對於美國的威脅當然是非常嚴重。美國對日本的種種威脅，不急起來清算者，原來還有所等待：（一）美國在遠東沒有強固的軍事根據地，要和日本單獨作戰，非再接再厲地大擴軍備，是沒有充分把握；（二）美國和英國有世界規模的對立，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實，牠們近年雖然已痛感到有共同對日的必要，可是，這根本對立仍妨礙着牠們密切的合作，因此還有待於有利情勢的開展；（三）美國的有產者羣，始終希望日美戰爭擺在日本執行反蘇戰爭之後，好讓他們收漁人之利。但事態的發展，是否容許他們等待，已很成問題了。自然，日美戰爭究在何時爆發，目下不能作機械的斷定；但隨着日本對華侵略和對美國勢力威脅的加緊，日美矛盾也日益加緊着，那是再明顯不過的事。

第三，日英最近的關係怎樣呢？這正是目前議論紛紜的問題。簡單地說，近年英國在華

的「權益」受日本的威脅，比美國所受的還要大得多，可是這滿身矛盾的大英帝國，對於遠東的利益，已沒有充分的能力來兼顧了；同時，因為牠和日本又有過一段舊姻緣，所以英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金融資本家對牠們這位舊戀人非常懷念，他們情願不惜犧牲中國部分的利益作為換取日英同盟復活的禮物。但是，一來，因為日本的態度過於強硬，不但聲明要完全獨佔中國，不許別人染指，並且還要求英國開放牠的殖民地市場；二來，因為英國受日本的威脅，正和美國一樣，不僅限於中國方面，同時在世界市場上，日貨的大量傾銷，也使英國起了恐慌，尤其英國的纖維工業家對日本特別懷恨。這些客觀上的困難，始終妨礙着牠們的「破鏡重圓」的好夢。現在英日兩方都各自以拉攏蘇聯來相威嚇；可是他們的「好事」能否由此「逼成」，仍大成疑問。

第四，在太平洋上，除日英美三強以外，法國還有相當勢力。在九一八直後，法國資產階級的政府，曾經對日本極力幫忙，但自法蘇互助協定成立以後，法國已成為和平陣線中有力的支柱之一，牠對日本的侵略行為，不再表示同情了。目前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是比較

進步的政府，牠和日本政府的立場，剛好是站在相反的地位，因此，日法兩國，決沒有什麼交情可言。

第五，意大利雖然同情日本，認「日本對防共工作，與德意兩國相同」（莫索里尼的代言人意大利日報主筆語），但意大利在遠東沒有多大的勢力，並且，因阿比西尼亞問題，牠們就曾經發生過一次爭執，由此可知牠們「同志愛」的基礎原來是非常薄弱。

最後，要說到德日的關係了。目前在世界上，和日本臭味最相投的，恐怕只有德國。日德反共協定，已經早已向世界宣佈了。有人以為日德的勾結，其作用在於威脅蘇聯，與中國的利害無關，這樣的說法，無疑又盡了漢奸的任務。要知道日本滅亡中國與進攻蘇聯是不能分離的，在發動反蘇戰爭之前，必然首先要滅亡中國，並且還要把中國人作為進攻蘇聯的肉彈，因此日德的勾結，對蘇聯和對中國是有同等的意義。若果此時有人企圖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主張加入日德侵略陣線，或企圖運用「通過德國以達到親日」的手法，我們無疑要誓死反對。同時，我們對日德勾結的作用，也不能估量得過高，須知德國對日本統治着

的加羅林羣島，還沒有忘情，在中國市場上，日德也有着深刻的矛盾，要是日本的反蘇戰爭遙遙無期，而南進政策反日益加緊的話，誰能保證牠們的關係，不會破裂呢！

三 日本的戰時外交

根據上面的分析，日本在國際上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牠在國際上的不利，無疑就是於我們有利；但是，我們不能據此得出樂觀的結論，以為日本和各國間的矛盾，可以阻止日本對中國作進一步的進攻，或以為各國可以自動起來制裁日本。如果我們要作這樣想，就完全錯了。根據過去的經驗，應該認識：我們對於日本得寸進尺的侵略，假如始終退讓，結果，就是日本把中國完全滅亡，各國也不會予以很大的幫助，並且我們也不能擔保：日本不會以勝利者的資格把國際地位由不利變為有利；反之，假如我們能在這國亡無日的最後關頭，立刻發動抗戰，情勢自然又當完全不同。

在抗戰中，蘇聯和其他一切站在和平陣線的國家，必同情中國而不同情日本，那是毫

無疑問的。美國和日本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中國的抗戰中，美國不會幫助日本，也是沒有疑問；最近美國前任國務卿史汀生著遠東危機之觀察一書，強調「中國必須自行發展，決不能受外來勢力的統制或驅使。」這無疑是給日本一種警告。所以，我們若果發動抗戰，日美的矛盾，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英國的態度，是最成疑問，英國在不久的將來究竟將決然加入侵略陣線，抑或加入和平陣綫，已成爲目前世界重大的問題；但據目前情勢來看，中國若果能馬上發動抗戰，最少在戰爭初期，英國不會幫助日本，那是有把握的，因爲英國固然害怕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但牠也決不願意日本獨佔中國。在戰時，日本的幫手，大概只有德國，或至多加上一個意大利（要是牠們與日本的關係不至破裂的話），但德國都是個窮光蛋，除了軍事技術外，恐怕不會予日本以怎樣了不起的幫助吧！

第七 侵略戰的展望

最後要收束一下，說到侵略者的前途了。上面已說過，瘋狂殘暴的侵略者，是靠侵略中國，吸取中華民族的血液為培養，救治先天不足的資本主義的唯一補強劑。在過去，五十年來（自甲午戰役起），牠靠着侵略中國而成長；到最近，牠又靠着侵略中國而苟延殘喘。在此時我們若果還企圖用「睦鄰政策」，「外交途徑」或發表一些「共同意見與信念」向日帝國主義乞憐，希望牠大發慈悲，停止進攻，那不是極端愚笨，就是有意施放煙幕彈，以掩護敵人的攻略。

希望敵人不侵略中國，既不行，是不是牠繼續向中國進軍就是牠的出路呢？這問題，我們不能籠統地答覆。我以為，日本繼續向中國進攻，有兩種可能的前途：一種是中國始終不抵抗，任由牠得寸進尺地進攻；這前途不但使日帝國主義有可能暫時苟延殘喘，並且可能進一步去擾亂世界和平。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有廣大的人口，和非常豐富的資源，要是這雄

厚的人力物力都在敵人的佔據與支配之下，就不但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困難，而還可以進一步利用這人力物力去發動和幫助進攻蘇聯或進行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以達到擾亂世界和平的目的。要是不幸真有這樣的下場，中華民族縱使將來有翻身的一天，縱使有把××帝國主義打倒的一天；但不知要把民族解放的勝利拖延到多少年月，同時不知要在××帝國主義殘酷的統治之下，做多少年奴隸了。還有另一種前途，就是中國全國上下，立刻發動抗戰；結果日本帝國主義必遭慘敗，以至完全崩潰。爲什麼呢？因爲在上面的許多實際材料中，已完全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到了今日是決不堪作持久或大規模的戰爭。從社會結構來看，日本二三千人對八千九百餘萬人的統治已經動搖了；從物質資源來看，軍事工業最主要的煤油、煤、鐵、有色金屬、化學原料、棉花、羊毛、橡皮等，日本都非常缺乏，外強中乾的真相，在這一點已暴露無遺；從糧食來看，日本不能支持三個月以上的戰爭；從財政來看，日本不能支持三十五天以上的戰爭；從軍備來看，日本雖佔着優勢，但爲了應付其他更大的強敵，決不能拿全部實力來對付中國，所以我們的軍力可以抗戰而有餘；更從國際關係來

看，日本雖盡力與侵略國拉攏，但除了一二個窮光蛋以外，是沒有什麼有力的國家可以作牠的後盾……我們客觀地科學地從這許多方面加以考察的結果，已完全明白：漢奸和「忍日派」對日本的過高估計是非常不當，只要我們能發動大規模的持久抗戰，日本沒有不慘敗，中國也沒有不勝。利的道理。對這種實情，日本帝國主義也未嘗不看得清楚，所以最近牠吞併中國的方式是盡可能運用外交策略，即用一貫的虛張聲勢威迫利誘的方法來強迫中國政府就範，在日下的外交談判中，雖則口口聲說要「不辭決裂」，但事實上牠最害怕決裂，最害怕與中國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原因就在這裏。

讀者要問：以上的兩種前途，那一種的可能性較大呢？在今日，我們還不能肯定說，第一種前途，即日本奴役中國，而得以苟延殘喘的前途，已經完全不可能。這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過去不抵抗主義事實上已經替敵人開闢了奴役中國的道路，特別在民族危機到了空前嚴重的現在，我們政府還沒有澈底相信民衆的力量，沒有和民衆打成一片，沒有下「最後犧牲」的決心以抵抗外侮，因而日本用「犧牲最少」的方略來奴役中國的可能性仍

然很大；然而，不管中國的內奸如何活躍，不管我國政府如何遲疑不決，但全國上下已不能再忍受一分一毫了。特別在綏東局部的抗戰已爆發的今日，全國國民要求政府立刻援助綏東，立刻停止內戰，一致抗敵的呼聲，已經震動了全世界。自然，目前全國一致抗敵的要求雖如此熱烈，但抗敵的具體事實的表現還非常不夠，因此也不能過分的樂觀。但無論如何，由於外侮的一天天加緊，由於民族意識一天天覺醒，第二種前途要比第一種前途的可能性來得大。換句話說，中國民族解放的前途要比日本帝國主義奴化中國的前途來得大。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戰，時機已到了。自由，平等是靠自己來戰取的，讓我們大家一條心，上戰場殺敵，救自己，救民族，救人類！

下

篇

從中國國力來看抗敵戰（知己）

第一 中國的社會結構

一 未來戰爭是消滅人類的戰爭

英國的佛勒和意國的杜埃，還有德國的遮格德，這幾個卓越的軍事評論家，都異口同聲地認定，未來的戰爭，是少數機械化軍隊的戰爭。依杜埃的意見，戰時若動員一千五百架戰機，載着五六千噸炸彈，轟炸了敵人的主要軍事根據地，轟炸了敵人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區，勝敗立刻就下了最後的決定。佛勒假定，戰時頂多動員十萬大軍，裝備二千輛戰車，四百門戰砲，數百架飛機，突破了敵人的防線，侵入了敵人的國境，也立刻可以把戰爭結束了。

在現這種精銳戰的論調，已給現實打得粉碎了。德國一面撕毀凡爾賽條約，一面建立九十萬大軍。意大利爲侵略阿比西尼亞，動員百萬以上的大軍。同時，德意二國的經濟組織，

早已改爲戰時的編制，政治機構，是法西專政，文化政策是鼓動戰爭，宣傳侵略。總之，所有經濟、政治、軍事、文化，都爲着侵略戰爭而總動員。他們向全世界人類下一警號，未來的戰爭，是消滅人類五六千年文明的大屠殺。

中國人民五年來已天天嘗着這一大屠殺的慘禍了。日本以軍部爲主腦，總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爲的是把中國由各國的半殖民地變爲日本的殖民地。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目的限於朝鮮一地，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也限於獨佔東北的滿洲，如今政治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敵人正在根據着田中奏摺，完全消滅作爲一個國家的中國。

二 我們爲什麼戰？聯合什麼人戰？

目前中國正在經歷着一個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機，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生和死或戰和降。我們想求生存，必須聯合抗戰，在抗戰中打一條出路。投降和讓步，只有斬斷中華民族的生機，絞死四萬萬人民的命脈。

可是主戰是一件事，怎樣戰又是一件事。雖然兩者互爲因果，有了抗戰的決心，必然思量怎樣戰，怎樣戰是下了抗戰的決心的第二步工夫，但這不可分的關係，並不妨害它們是兩件事。因爲抗戰單有決心還不夠，下了決心，必須精細的研究怎樣戰，聯合那些人戰。必須有後一着的準備，才可以保證抗戰的澈底勝利，才可以從亡國滅種的絕境裏，開闢一條生路。

爲什麼只有抗戰才是生路呢？

自從索北事變以來，只六年工夫，中國領土差不多有一半在日本軍閥的鐵蹄蹂躪之下。滿洲佔領了，熱河被佔領了，長城榆關也被佔領了；遼東出現了偽政府，冀察又出現了傀儡政權。目前華北雖還未曾直接被佔領，但華北政權是順暢地幫助敵人實現第二滿洲傀儡國的，同時，華北增兵，中日經濟提攜，又是配合着傀儡政權，併吞華北的信號。全國的走私，不僅搖動了中國財政的基礎，民族資本的最後掙扎，和中國國民僅有的購買力，也給日本一鼓而殲滅了。

這麼什麼預兆，不是亡國滅種的大禍臨頭的危勢嗎？這大禍喚醒了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當漢奸的中國人，走上一條唯一的道路：向遠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作決死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

爲什麼必須重新檢閱自己的力量，必須估計聯合那些人戰呢？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統治有決定的作用，封建殘餘仍佔着優勢。帝國主義既有決定的作用，封建殘餘又佔着優勢，民族資本必不能自由發展，民族生產力，必陷於停滯，凋落，崩潰的危境，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現階段的任務。但反帝反封建，不是某一階層的單獨要求，而是帝國主義代理人以外的全國國民的共同行動綱領，一九二五——二七年，就是這一聯合陣線的具體表現。但民族資本對革命的態度，是非常動搖的，由對外說，它多少盡着半買辦的使命，由對內說，它和半封建的剝削關係形成一體，所以它不能澈底執行民族解放的綱領，當革命運動超過了它們所要求的限度以外，就中途離開了戰線而逃走了。於是經過一九二七年的大風暴以後，中國解放運動，走上一個新的階

段，最下層的中國民衆，把革命任務擔負起來。然而，自從東北事變後，革命形勢已起了根本的變化，日本要求整個中國，要求直接統治整個中國。這要求使中國各階層及其武裝重新改變他們的關係，全國一切力量，有可能集中在一個目標：反對當前的主敵及其走狗漢奸不同的個人，團體，階層和武裝，都可以抱着不同的動機和立場，參加到抗敵反漢奸的戰線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軍閥、地主和富農，都是統一戰線的隊伍。當然，工農是革命的中堅，小資產階級是可靠的同盟者；但一部分上層，已改變或正在改變着他們的態度，也是不可否認的。不錯，中國民族資本有着十分濃厚的封建性和買辦性，所以過去他們在革命的中途，離開了戰線。這幾年來，由於遠東帝國主義的進攻，民族資本的原料和市場，早被敵人洗劫一空了。他們縱使願意進一步作奴才買辦，但做買辦的可能性，顯然已大大縮小了。我們還不能逆料他們一定澈底抗戰，但一口斷定他們立即投降，是武斷的。中國地主是農業革命的對象，富農保有很濃厚的封建色彩，然而五年來的經驗已向他們警告：日本軍閥財閥在東北的統治，不僅直接剝取農民，並且隨意沒收人民的土地。

人民大眾，固然已赤條條一無所有，地主富農的土地，也是朝不保夕的。因此，他們同情救國運動，甚而參加到抗敵戰線來，也並非沒有的事。地方和中央的對立，是由封建的割據和經濟發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目前地方政權，爲着保持原有的地位，而喊出抗戰口號，對救國運動的前途是有利的。總之，新的進攻，造成新的形勢，新的形勢，造成新的結合。目前是廣汎的抗敵民族統一陣線時代，我們必須不使一個愛國的人，不參加統一戰線，必須使全國人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鎗的出鎗，有智識的出智識。

三 怎樣鞏固統一運動？

不同的個人，團體，階級和武裝，各抱着不同的動機和立場，參加到人民抗日陣綫來，有的是要求中華民族的澈底解放，有的爲着保持固有的地位，有的爲着爭取領導權，主張澈底救國救民族的人，必奮鬥到底，爲着保持固有地位或爭取領導權的人，不是一開始動搖或變節，半途就消極或退出，因此，在統一陣線內部，矛盾是不可避免。於是許多人，把矛盾

誇張起來，而認定聯合利害不同的各黨各派，是免不掉內部分裂，既不免分裂，必使統一陣線有瓦解失敗的危險。這種意見，是許多人反對統一運動的根據，也是許多戰士懷疑統一運動的根據。

這是怎樣鞏固統一陣線的問題。統一陣線，究竟能不能鞏固呢？是不是將來一定會瓦解失敗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要明白新的結合，不是單靠幾個政論家的宣傳和鼓動可以奏效，新的結合是由新的形勢來的。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不特工人、農民、下層小資產階級，唯有抗戰是求生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地主，軍閥，想做奴才的可能性也趨於縮小或簡直不可能了。他們參加抗敵的動機和立場，雖各不相同，但在某時間內所反抗的目標是相同的。共同的敵人，不打倒，大家都活不成，打倒了大敵，大家才有生活，因此，對抗共同敵人的前提下，內部的衝突是可以緩和的。那是當然的，那些爲着保持原有地位或爲着爭取領導權來參加救亡陣線，他們有可能會由動搖而消極，由消極而退出；他們一面覺得非抗敵不可，一面又害怕人民大衆起來，害怕抗戰脫出了他們所要求的範圍。他們

想犧牲大眾的基本利益，以滿足少數人的部分利益。這種想法是絕對不合理的。第一，廣大民衆是抗戰的基本隊伍，想抗戰能夠有持久性，能夠澈底勝利，必須滿足他們的基本要求。在統一陣線內，以少數人的部分利益，犧牲多數人的基本利益，是決不許可的。第二，民族資產家應該知道：在國土淪亡，傾銷，走私的多重進攻下，不論用任何野蠻方法來剝取工人，也無濟於事。他們的眼光，應放寬一些，先來解放民族，再來發展產業。地主富農也應該知道：在國破家亡的危機中，縱使出死力壓抑了農民的解放運動，終久也祇爲敵人作嫁衣裳，土地是保不住的。他們應該了解，必須民族生存國家獨立，大家才有正當的生路。

日本全國人口有九千萬人，其中有一百萬財產的不過三千人，其他八千九百餘萬人，都是資本的奴隸，所不同的，只他們是一等奴才，而我們是二等奴才而已。他們只有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才能澈底解放，他們和我們的要求是一致，大家可以攜手合作。

3000人的大屠殺，喚醒了400,000,000的中國民衆，喚醒了89,997,000的日本民衆。以目還目，以牙還牙，以抗敵戰對抗侵略戰，以489997000人對抗3000人，最後的勝利，一定

是屬於我們的。

第二 中國的資源

一 中國有多少石油？生產有多少？怎樣解決液體燃料

問題？

在未來戰爭中，決定勝敗的因素，不單是武器。你有戰車，有軍艦，有飛機，固然可以幫助你克敵，但單恃武器，而忽視其他因素，到底也不能取勝。這些因素就是國民經濟能不能容許擴軍？能不能保證久戰？技術的水準，經濟的基礎與軍備現狀，是否配合？因此，在抗戰中還有這樣的問題：國民經濟究竟能不能容許擴軍？能不能久戰？這裏先來說說經濟的基礎，技術的水準與軍備現狀，是否配合？換句話說，工業生產的水準，能不能供給戰時的需要？全國的資源，能不能保證戰時物質的基礎？

在唯武器論者的目光中，中日軍力是不配作對比的。他們把敵人某一面的力量誇大

了，給敵人的軍備現狀所驚駭了。他們說：日本擁有八十五萬噸的海軍力，而中國僅有三萬七千五百噸，日本有軍用飛機一千五百架，我們僅有四百三十三架，日本有坦克車五百輛，中國僅有十數輛。他們既覺得有這樣的懸殊，而又把這一要素當作是唯一的，於是只好貼貼服服地做一個馴服的羔羊，任人來宰烹。唯武器論者終於變成失敗主義論者，不抵抗主義論者。想給這等失敗主義者以一個當頭棒，我們先來分析抗戰中的原料問題，看一看中國的資源能不能作持久戰的保證。

液體燃料的供給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石油有汽油、煤油、柴油和機器油四種，汽油是內燃機的重要燃料，汽車、飛機、軍艦、坦克車，不能一刻沒有汽油，煤油用作照明，柴油多用於鐵路輪船、機器油用作潤滑機器。石油既有這樣廣汎和重要的功用，所以它在原動力中所佔的比重，也一天天增大起來。一八〇六年，還不到百分之一（一〇六），至一九二九年，一躍而至一六・七〇%，尤其在軍隊機械化的今日，石油供給問題，為全國的生死問題。大戰時，德國戰敗，石油不足，實有莫大的關係。今日準備戰爭最瘋狂，而國內液體燃料又極感不足

的日德兩國，其出死力解決石油問題，也最迫切。法國的福煦將軍說「多得到一滴石油，即少犧牲一滴血。」這話的確是軍事家的經驗談。

中國產油省份，大概是新疆、甘肅、陝西、四川、貴州等，其埋藏量，據張其鈞先生所用的數字有三十六億桶，其中撫順的油頁岩佔百分之五三。二十二年產額八萬噸，預算每年能產三十萬噸。但據勵伯雄先生所用美國地質調查所的報告，爲十三億七千五百萬噸。若美國以一〇〇算，中國佔百分之二十，即佔四分之一，在世界居第八位。民二十三年的生產爲六七、四八一桶，內地所產僅三千桶；而石油進口，一九三〇年有一億七千五百萬加侖，總值一億元，約佔海關入口總額十分之一。

液體燃料既是這樣迫切而急待解決的問題，我們用什麼方法來作未來的準備呢？

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目下鬧得不可開交的是石油自給問題。依蕭律的估計，戰時德軍每年消油一千二百六十萬噸，而國內生產，在一九三五年祇有一百五十噸，不到十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從那裏來補償呢？軍閥財閥支配下的日本，石油的自給，也是國策之一。

九三三年，日本國內石油消費量爲二百七十萬噸，而開採的只有二十萬噸並且，依波波夫的推測，戰時石油的消費，每年約七百五十萬噸，拿這個字來推算，供給只等於三十分之一。坦克車、飛機、戰艦，一時也不能缺少一滴石油，除非你自願向敵人解除武裝，因此，石油的供給問題，是當今窮兵黷武者的議事日程上最主要的課題。他們用什麼解決方法呢？歸納多方面的材料，不外是四種：

第一、統制石油政策，

第二、開發新油井，

第三、探求石油代用品，

第四、人造石油。

第一、統制石油有對內和對外兩方面，對內統制是講求液體燃料消費的合理化，勿使浪費一點石油。對外統制是限定外國油商，必須貯藏大量石油，政府於緊急時，得自由購用。例如日本在滿洲的石油統制法，規定英、美油商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後，貯藏六個月的油。

量，從中國方面說，若執行對外統制，因有不等條約的枷鎖，往往生出許多意外的障礙。對內統制，即是牛油不浪費，可以用代物就用代物，這點可以辦得到。若要改良內燃機，節省用油，一來因買不起新式機器，二來又因自己不能製新機器，也有許多困難。

第二，開發新的油井，是積極的方法，即是不在消極上作限制，而在積極上擴大生產量。例如德國自一九三四年初開始擴大油地，因此原油的生產，由一九三一年的二十二萬九千噸，增至一九三五年的四十三萬噸。日本講求石油補救方法以來，生產量在消費上所佔的比重，至一九三〇年的一三%，至一九三五年的二〇%。中國領土廣大，地質優良，地下埋藏的富源，真是用不盡，探不竭。若能動員全國地質機關，從事調查和發掘，將來的收穫，一定是很有望，尤其陝西四川兩省，須有精密的調查和普遍的探掘。不過這是有待於將來的事，目前還不能作過大的樂觀。

第三，探求石油代用品，也是積極方法之一，即是由別種原料中，發明石油的代用物。這些代用物，有人用木炭，又有人用酒精。據勵伯雄先生的研究，法比日蘇都曾採用木炭汽車，

而河南隴海路局湯仲明和湖南建設廳向德，正開廠製造，而且兩湖各公路上街道上，都有木炭汽車行駛。木炭代油爐，優點在於原料的成本低廉，（南京木炭價僅及油價六分之一）而缺點在於生火費時，馬力減少，不適用於間斷應用和笨重。以酒精代石油是各國的新趨勢，由甘蔗、稻藁、高粱取酒精，在日本最盛行，尤其甘蔗，一年產額達三萬五千畝。德國多用馬鈴薯取酒精，約佔總產量七二%。不過用酒精代石油的缺點是價格貴，要比汽油貴一倍，並且含水的酒精，定要侵蝕機器。但從中國方面說，酒精工業可算發達，且能自給，同時上海酒精正患着生產過剩，正好以此「廢物」來作活用。

第四，人造石油也是積極的方法，那是從別種原料中提煉石油。這種煉油的方法，有用植物油（大豆、花生、棉子、種子）煉油，有煤炭的氫化和蒸餾，又有油頁岩的蒸餾。由植物提煉石油，始創於日人齋藤，中國中央工業試驗所，地質學研究所，目下正從事於研究。不過這種方法，一來成本多一倍，二來原料供給不足，效果仍不大。煤的氫化和乾餾，是使煤炭液化而成汽油，也根據勵伯雄先生的研究：南京建設委員會化學試驗室主任呂冕南用江西樂

平縣烟煤低溫蒸餾的結果，每噸可提煉汽油十加侖。勵先生假定我們每年需用三千萬加侖，那麼只需那地三百萬噸烟煤，就可以自給。他估計全國烟煤有一八三、九五九兆噸，因此爲解決石油問題，非舉辦煤工業不可。油頁岩的蒸餾，是把含有油質的頁岩，提煉石油，稱爲頁岩油。撫順的油頁岩藏量，約五十至八十億噸，而含油量有五至六%。但這樣豐富的源泉，早已落在敵人的手裏了。也是依勵先生所引西廣地質調查所的估計，廣東茂名藏有油頁岩六萬三千五百萬噸，每噸含油以二十加侖計，儲油達一百二十五億加侖，足供中國五十年。因此，油頁岩工業是解決中國石油問題的唯一好辦法。

二 中國有多少煤鐵？生產有多少？能不能自給？

煤鐵是工業國的基礎，沒有煤鐵，一切機器和用具都製不成，工廠沒有原動力，也不能開工。中國煤礦埋藏量，據地質學研究所的估計爲二千四百六十億噸，美國有一、五五九、五九九噸，加拿大有一、二三四、二八九噸，中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從地理的分布來看，山西、陝

西兩省，佔百分之八十一，其中山西佔百分之五十二，陝西佔百分之二十九。煤產總額每年大概有二千萬噸（一九三四）。據實業部的調查，煤鑛投資，有二二四、一五二、〇二五元，其中外資佔61.78%，華資佔38.22%。總生產額中，新式機佔35%，舊式機佔65%。煤炭的一年消費量，為二千五百萬噸，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由日本所供給。試舉上海廣州為例，一九三四年，上海的煤市場，外資所佔比率為25%，廣州的煤市場，外資竟佔至88%。在平常時，煤的供給，已握在外人的手上，一到了非常時，海口有被人封鎖的危險，那時煤若不能自給，前線戰士的軍事用品和補助品，固然不能補充，後方的給養也陷入於最大的危機中。

中國鐵鑛不豐，依張其陶先生所用的數字，全國儲藏量有十一億三千萬噸（北平地質研究所估計有九萬萬噸），而遼寧一省，已佔總數百分之七十七，察哈爾佔百分之九。東北的鐵鑛和華北的煤礦，有同樣舉足輕重的地位。據廿二年統計，遼甯鞍山本溪湖二鐵鑛產鐵五十萬噸，而內地鐵業，一年不過幾萬噸，而且湖北安徽的鐵鑛，必須以鑛砂輸出日本，土法煉鐵，也不過十萬噸，僅夠供給各地鐵爐的需用。目前以全國所需的鋼鐵來說，一年達

六十萬噸，大半部仰給於英日兩國。民二十三四兩年，鋼進口每年平均八千萬元，佔全國進口總量百分之八。薛濟明先生估計中國各大製鐵廠的設備能力，每年可希望產鐵一百零三萬三千噸，除去日本經營的本溪湖、鞍山兩廠，新法煉鐵，也能產五十七萬九千噸。若果這推測不錯，那麼，國防政府若能動員全國製鐵廠的生產能力，鐵是可以自給的。

這樣來看，中國實在沒有重工業，沒有鋼鐵廠、機器廠，而祇有重工業原料的生產。同時，軍事工業原料，不論手工業或機器的生產，都替帝國主義製造原料，爲人備戰而積極動員起來。據中國經濟情報社的調查，軍用鑛產（鐵、鉛、錳、鎢、鎳）原料出口，由一三、四四七、七一〇（一九三四）至一九、二五〇、七七〇（一九三五）。由國防的立場來看，軍事工業原料的輸出，既可以削弱自己抗戰的力量，又可以增長侵略者的威風。

日本經濟基礎和軍備現狀的不配合，主要是在於原料不能自給，因此，在未來戰爭中，日本的工業原料，顯然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而我們的處境，却剛剛相反，國內的豐富原料，却給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所壟斷，使我們完全變成一個原料供給國。

我們應注意怎麼建立國防工業區，怎樣建立重工業和軍需工業，國防工業區應顧慮到這地可以避免敵人的空襲，而又是交通中心，富源集中的所在。在那地方，必須解決二千五百噸的煤礦供給量，必須建立煉鋼廠，至低限度，解決平時六十噸的供給量。

第三 中國的糧食

一 人民「沒有適意的肚子」

與登堡，凡讀過近代戰爭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員智勇雙全的名將，他執行着德帝國主義征服全世界的夢想，運用着他的軍事天才和經驗，把英、法、聯軍，殺個片甲不留。現代一般德國人，一提起他，就彷彿像有一個天神，站在自己的面前。然而威廉第二違抗歷史進化的鐵則的雄圖大略，不會因為有與登堡這樣的人物而一帆風順地予取予求，反而在四年的辰光中就一敗塗地。德與同盟國的慘敗，引起許多人的批評和議論，依我個人的見解，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因為糧食恐慌使軍心民心動搖是當中的一個主因，我們與其在事後論英雄，不如讓他們自己來作反省。與登堡說：

「幾年之久未有食飽的，或者至少沒有適意的肚子，難有高尙發揚精神，把人民壓迫

到冷淡。」（與登堡自傳）

「沒有適意的肚子，」這是何等沉痛的反省。叫前方的將士，後方的百姓，在戰線，在後方，捱着肚子餓，不論軍國主義的教育怎樣嚴格宣揚，忠君愛國的思想怎樣強制執行，人民在得不到一溫一飽的時候，既不能畫餅以充饑，自然也不會「發揚」什麼「高尚」的「精神」而不得不表示「冷淡」甚至先要一致「安內」了。

目前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不是在鬧着食料恐慌的悲喜劇嗎？戈林所執行着的什麼四年自給計劃，希特勒、盧森堡拚命鼓吹佔領烏格蘭的空氣，整天宣傳國民縮衣節食的論調，可知弦外之音在那裏。假如歷史有重演的話，希特勒元首，不，戈林將軍，將來也有自省的一天。

和與登堡說過大同小異的話是薩康斯基，他認為「軍隊的組織，要先從胃腑起，」蘇聯軍事專家丹尼羅夫讀了這句話，也以爲他的話「至今還不失其正確性。」這意思是說某採取階層想以戰爭來維持某種經濟制度，非先解決國民糧食問題不可。因爲在給養還

沒有露出破綻的時候，愚民政策也許仍可以維繫着人心，可是吃飯一旦發生問題，他們的日常生活會迫着他們一致起來求生存了。從那兩員大將的自白，我們可知糧食與戰爭的不可分性，差不多可以這樣說，要想上前線殺敵或在後方防敵，一定要糧食豐足，營養良好，食料不足，給養不良，就是自招慘敗的導火線。

從抗敵的立場來評價糧食問題，我們不能機械地無條件地把侵略國家的經驗移植過來。侵略者所統率的軍隊，是受着狹隘的國家主義所薰陶而未覺醒的人羣，在平常狀態下，他們不容易有所醒覺，非火燒到身上來的時候，也許不會起來造反，相反的，在我們上下一致共同攜手抗敵的場合，軍心民心決不是帝國主義的軍民可比；我們不論是男的，女的，老的，幼的，甲黨的，乙黨的，有黨派的，無黨派的，有宗教的，無宗教的，都同一條心，抱着一個目的，認定大敵不死，大家活不成。在那時給養方面雖然惡劣一點，而殺敵的雄心，決沒有半點挫折；倘若我們連這問題也附帶解決，民族陣線自然好像銅牆鐵壁一般，攻不破，打不陷了。目前剩下來的疑問是：在抗敵的聯合陣線內，能不能解決國民給養問題呢？

二 平常時的吃飯問題

要說非常時的給養問題，開始從平常時吃飯問題說起，似乎線索更來得分明。全國給養以什麼爲主糧？什麼爲副糧？目前全國糧食出產多少？各省區的出產怎樣？出產能不能給？給多少？額有多少？糧食不足是什麼緣故？

所謂吃飯問題，是指維持物質生活的資料而言，這問題在東西各地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以美人而論，食品中的穀類肉類各佔三分之一（穀三八·七，肉三九·二），比重差不多相等。中國人的食料就迥然不同了，穀物佔百分九十（八九·九%），而肉類只佔百分之一，差不多全以穀類爲主體。同時，在穀類食料中，因爲地理上歷史上的關係，南方人多吃米，北方人多吃麥。依李景清先生的研究，長江下游，西南東南各省（粵、浙、桂、閩、贛、蘇、皖、滇、蜀、黔、鄂等省），以大米爲主要食糧，小麥、玉米、小米爲副糧；華北西北各省（豫、甘、晉、冀、魯、察、青、陝、夏、綏等省），以小麥爲主要食糧，大麥、玉米、高粱、小米等糧食，也是不可少的食品。因爲食

料這樣參差不齊，他就下一個結論：「我國米穀若能豐富，南方各省，可以不致發生缺糧恐慌；小麥及雜糧若有餘裕，北方諸省可以不致發生短食現象。」（論中國糧食資源）

但米穀生產真的是「豐富嗎？」小麥，雜糧真的「有餘裕」嗎？據調查，五年來（一九三一——三五）全國糧食作物平均每年總產額有二四·三二·四四八·〇〇〇市担，其中米佔總額的三五%，麥佔一七%，雜糧佔一五%。又據內政部估計，全國食糧短少了一四%（總數二一九·三一五·六九〇市担）。張心一先生研究十四省（遼、吉、黑、熱、察、晉、冀、魯、豫、鄂、皖、蘇、浙、粵）糧食的生產與需要，而斷定不足額有八%（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市担）。國民政府主計處估計，全國糧食不足額為一三·六%（引自論中國糧食資源）。鄭禮明先生估計全國糧食生產缺少了六萬萬担，等於二五%（蘇、錫、日趨嚴重之中國食糧問題）。饒俊瑞先生又依張心一的估計，認定全國食糧還缺少百分之五。（永生第二·六期）雖然這幾種數字並不一致，但對全國糧食自給問題的觀察，可說有同樣的結論。

全國農村經濟總崩潰，食糧不夠給養，基本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進攻與半封建以至前資本主義關係的剝削，但它的導火綫，乃由天災人禍的交織和世界農業恐慌的襲擊而來的。近五年，全國因遭水災旱荒的打擊，損失近一萬萬元；農業恐慌以來，外國農產不斷向中國傾銷，所以上海五穀躉售物價在五年中（由一九三一——三五）跌了27.95%。在這主因和近因的夾擊下，一來，耕地不僅不能開墾，荒地反而增加起來；二來，家畜減少，使耕地面積也因而減少；三來，種子肥料缺乏又使農業生產極端衰退。所以有些農村，因為生產衰退的緣故，竟然以樹皮草根為食料，甚而演成人吃人的悲劇。農業經濟總崩潰，全國鬧食料恐慌，的確是眼前的嚴重問題。

三 戰時糧食的幾個具體問題

吳憲先生在獨立評論（二〇五）寫了一篇題為再論吃飯問題的文章，他根據美國農部刊行的一本通告「四級膳食」，來觀察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四級膳食是根據近代營

養學原理製成的，第一級最壞，第二三級較好，第四級最好；因為這一級饑食包含牛乳、雞蛋、水菓、青菜最多，高等美人吃的就是這級的食譜。這裏儘管擱下中美兩國國民的飲食習慣不說，我們中國人決不會妄想在帝國主義的支配下，全國國民可以豐衣足食。在抗戰時，因為敵人的封鎖，耕地被佔據被炸燬等，大家也沒有吃第四級饑食的福分。我們只忍着痛捱着餓，在統一政府的指揮下，為民族解放運動作最後的一戰。然而我們的鬥爭是唯物而不是唯心的。即使大家不妄想在殺敵的瞬間有可能吃山珍海錯，但清茶淡飯的最低度給養，也萬不可缺少。缺少一分，就減少一分殺敵的力量，所以統一政府對糧食自給問題應作議事歷程中的主題之一。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法是——

第一，屯積糧食，禁糧出口。這是交互為用的方法，為着屯糧，就要禁止運糧出口，禁糧出口就是屯糧的消極作用。據報告，今年華北小麥收成增加百分之二三十，東南各省收割也很可觀。本來農產豐收正是屯糧的時機。全國經濟委員會和財政部已經在長江各埠設立倉庫，在各糧食產地市縣設立公棧，據說九月間工作就準備完成。但在我們建築倉庫準

備屯糧的時候，敵人已先我一着，在蘇湖江浙各地收買小麥雜糧作軍糧，使糧價一時飛漲起來。目前日商又進行着向內地收買耕牛，報傳這項耕牛是用來製罐頭牛肉，為戰時的食品。對敵人在內地購買耕牛，來破壞中國農業生產，似乎還沒人加以敏銳的注意。敵人收買小麥，其用意無非要加強侵略國防和打擊中國麵粉業。我們的對策，先有麵粉業者和雜糧業者的爭執，前者要求禁止出口，後者要求獎勵出口，後來財部乾脆地下令「不禁小麥出口。」這好像國防問題簡直可以不聞不問。我們所要求的不是虛偽的「準備。」乃是以國防為第一主義，一面屯糧，一面禁糧出口。

第二，取締奸商壟斷，調節食糧的盈虛。一般人常常以為廣東每年出產的糧食，不足額最大（李景清先生說佔生產額三分之一），外米入口最多（鄭林莊先生說佔入口額七五%）。自西南時局改變以後，往日廣東的鎖省經濟政策已被取消，米糧調劑問題已漸漸有人注意，湘米運粵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但鄭林莊先生提出別種意見，他據各方調查，算出兩省的人口量和產米量的比例，湖南為1:3.7，廣東為1:4.7，這「可以表明廣東人口每

年分配得米量反較湖南的人口爲多。〔獨立評論二二一〕不過有一個疑問：湘米如果沒有剩餘，就不必出口，粵米如果並非不足，又何必運入湘米？對這問題，鄭先生以爲粵省輸入洋米，米價騰貴的原因，乃是「商人之從中操縱與圖利」。要是這一推測不離事實，奸商壟斷市場怎樣危害着國計民生，是不可以道里計的。同時，友邦向我們收買糧食，爲他們出力的在蘇湖有青島幫，在江浙有上海交易所。所以嚴厲取締奸商害國賣國的行爲實爲調劑糧食的一個很有效的辦法。

第三，開墾荒地，改良農法。吳憲先生指出供給每人每年第一級食譜所需的耕地爲七·三畝，第二級須九·一畝，第三級一一畝，第四級一二·八畝；在中國他算出每人所擁有的耕地面積，只有三·〇七華畝，所擁可耕地面積也只有六·九九華畝。要是這估計還近乎情理，開墾荒地，就可以保障低度生活。既開墾荒地，又改良農法，生產自然增加。據主計局的統計，中國平均每畝水田產稻三擔，旱田產稻一擔二四，若採用新採術，水田收稻四擔，旱田收一擔半，百分之十的缺糧是可以彌補。在統一的抗敵政策下，改良技術是不成問題的。

第四，交結大陸國，準備戰時由陸地運輸食糧。東北是全國食糧有餘的唯一地方，早已淪亡於敵手了。小麥雜糧出產最豐的華北，也在風雨飄搖的危勢中。在戰時，沿海沿江幾省，也許要遇着敵人的海攻和空襲，糧產既被蹂躪，外糧進口的大商埠也被封鎖。所以我們爲萬全計，必須注意和大陸國家攜手合作，訂立攻守同盟，使糧食不經海路而可從陸路直接運輸供給。那大陸國當然是一向「以平等待我」的蘇聯，它是世界最大農產國，並且和遠東帝國主義冰炭不相容；如果這兩大民族能夠攜手同盟，這天巧的機緣是保障我們民族解放勝利的有力因素。

禁種鴉片，防禦天災，關稅自由等，也只有**在強力中央政府之下**，才能夠澈底實施，順利執行。

第四 中國的軍備

一 日本要不費一兵一卒來征服中國

自從成都北海豐台漢口上海等事件相繼發生以後，滿洲上海事變前的狀態，又突然再見於今日。成都北海二事件，還可說是中國人打死日本人，而豐台事件，明明白白是目中國人的日軍，包圍二十九軍在當地駐防的部隊所引起。漢口日警吉崗被擊斃命事件的出事地點，在日租界，上海虹口日水兵田港被擊斃命的地點，也在公共租界。但日本不管是非曲直，只要有所藉口，就立刻準備製造侵略的慘劇，所以自豐台事件後，中國駐豐台的軍隊被迫全部撤退還不夠；漢口事件後，日本紛紛派艦來華示威還不夠；虹口水兵事件後，虹口閘北一帶佈成如臨大敵的戰局也還不夠；日本的霞關外交，更訓令川越大使，向中國提出四條滅亡中國的強硬要求，日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又於十月五日攜帶外海陸三省的新

訓令，來華傳達於川越，再直接向中國的軍政最高長官，要求最後的答覆。有田外相早已聲明中日交涉不出二途：不是非常良好就是非常惡劣。所謂非常良好或非常惡劣，無疑是對日本而言，日本認為良好，必定是中國無條件的屈辱，反之，若認為惡劣，一定中國拒絕它的要求。有田的強硬外交後，又出現佐藤的經濟外交，但目的是一樣。眼看着日本要不費一兵一卒，單憑幾個訓令，幾個外交大員的威脅，親日派官僚就把整個中國拱手讓與他人了。

松室少將的估計，即是「中國官吏，普遍的懼於恐日病，而不敢稍行違抗帝國」的估計，是命中了，但四萬萬民衆抗敵的決心和情緒，却是「天天堅固和高漲日本雖不想費一兵一卒來獨佔中國，並且要在這過程中，先完成它準備攻打蘇聯的基礎工程，但中國民衆早已準備着作決死的一戰。當然，在決戰之前，必有決戰的準備。人力的對比，物力中資源糧食和財政的對比，已加以分析過。從客觀的事實來看，不論人與人的對比或物與物的對比，我們是站在優勝者的地位。在物與物的對比中，平常最爲一班恐日病者所懼怕的是軍備問題。他們把武力看作是決定的因子。西方唯武器論者以爲機關槍大砲的發生，使民衆的

武裝鬥爭成爲不可能，而我們的不抵抗主義者也夫唱婦隨地跟人亂喊，認爲犀利的大砲和戰機的充實，使民族革命戰爭成爲不可能。他們不是要喊「三日亡國論」，就喊「五十年準備論」，等待論，「絕對服從首領論」，或「攘外必先安內論」。口號儘管不同，花樣儘管新奇，但不思量抵抗而準備作亡國奴的，可說是異途而同歸。

二 數字上反映出中日的軍力

我們先反問一聲：中國的軍備真的不配與日本作比嗎？即使目前我們的武器比不上人，真的沒有補救的可能嗎？難道我們的軍備要弱於敵人的部隊，就一定要遭失敗的慘痛嗎？

一點不錯，目前我們的軍備是比不上敵人。說到近代的軍備，不外是陸軍、海軍和空軍。從前的戰爭，對象是地上和海面的敵人，但自飛機出現之後，戰爭的形式已改變了，所謂平面的戰爭，已成爲歷史的陳迹，而代以立體的戰爭了。所以說到軍備問題，總離不開陸、海、空

的軍力。

我們的陸軍人數，在世界居第一位。據日本陸軍少將宇山熊太郎的計算，中國陸軍有二百萬人（張其昀據國際軍縮會議一九三二年報告：中國常備軍有一百八十萬人）其中屬於中央軍的有九十萬人，屬於舊東北軍（十五萬），華北軍（八萬五千），山西軍（七萬五千），山東軍（五萬七千），廣東軍（十二萬），廣西軍（三萬）等半獨立軍隊的有五十萬七千人，分佈於四川（三十萬），貴州（三萬），陝西（四萬），甘肅（三萬），雲南（三萬），甯夏（三萬），綏遠（四萬），青海（三萬），察哈爾（三萬），新疆（三萬）十省的雜色軍，有五十九萬人；還有赤軍二十五萬人。日本方面，據波波夫的估計，常備兵有三十萬人（一說二十八萬人）戰時可以動員三百萬人（據蘇聯軍事專家的估計只可動員二百萬人）。

說到海軍，我們的軍力實在太薄弱了。依陳西滢先生的話，日本海軍的排水量，總數有一百十九萬四千噸，我們的只有七萬三千噸，日本有二萬九千噸以上的主力艦十艘，我們

一艘也沒有，日本有七千噸以上的一等巡洋艦十二艘，我們一艘也沒有，日本有二千八百噸以上的二等巡洋艦二十三艘，我們僅有九艘（在那九艘巡洋艦中，以排水量而論，中國只有四艘可以勉強列入於日本的二等巡洋艦；以速力論，沒有一艘夠得上資格；以造成的年齡而論，有五艦是十九世紀的古董。）再依張其鈞先生的話，在甲午中日戰爭時代，中國艦隊有八萬三千噸，日本只有五萬七千噸，僅及中國的七成。現時日本擁有八十五萬噸的海軍力，比當年增加十四倍，而中國海軍，僅有三萬七千五百噸，反不及當年的一半。

在空軍方面，中山估計中國有戰機五百架（一說五百四十七架，內有海軍飛機二十四架），屬於中央軍的約有三百架，廣東軍約有一百二十架，廣西軍五十架，十九路軍四十四架。他又說於一九三六年底，空軍三年計劃完成後，南京政府可有飛機一千架，一九三五年底，廣東空軍可擴充至二百五十架。反觀日本，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一月，日本陸軍飛機只有一千架（還有海軍飛機八百零一架）。

三 從軍備上來觀察抗敵戰

根據這些材料，我們當然不敢盲目地誇大中國的軍力。中國陸軍的常備兵有二百二十五萬人，而日本祇有二三十萬人，數量上的對比，中國是多了八九倍。但陸軍的裝備，中國遠不及日本。近代軍隊的裝備，有火力裝備，機械化裝備和化學戰裝備三種，這幾方面，中國全不及敵人。但有一點，我們應注意：軍備是死東西，只具着可能的力量，必靠人的使用，才可以發揮戰鬥的行爲。未來的中日戰爭，是抗敵戰對侵略戰，前者是世界被壓迫民族要求解放的鬥爭，後者是少數征服者的大屠殺。侵略者可以欺騙本國民衆於一時，却不能麻醉他們於永久，而終有造反的一日。譬如有一個英勇的日本戰士，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駕駛着一輛軍用車，載着六萬發步槍和機關槍子彈，手榴彈和炸彈，直駛向吉林東部保安縣一個偏僻的山嶺地方，接濟當地的中國義勇軍。這不是最好的證據嗎？這一件「真正革命的國際團結的有歷史意義的驚人行動」，無疑給侵略者以致命的打擊。如果在侵略者

的隊伍中，發現了「奸細」的行爲，優越的武力，還有什麼用？況且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民衆，要抵抗在軍器上組織上百倍強於他們的侵略者軍隊，還有一種避實就虛的遊擊戰術。由於交通的不便，地勢的掩護，地形的熟悉，和民衆的援助，遊擊運動常常可以擊破擁有近代軍備的強敵。因爲東北義勇軍和人民革命軍，能夠執行巧妙的遊擊戰術，所以也能給敵人不少的打擊。朝鮮間島農民的遊擊戰，也給日軍以極大的創傷。阿比西尼亞爲什麼失敗呢？單從戰略來作判斷，是因爲他們沒有採取持久戰的軟性戰術，反而採取精銳戰的硬性戰術，所以經過唐比安一役後，阿軍就迅速地損害了自己的抵抗力。日本戰時只能動員二百萬人，而我們的常備兵，就有二百二十五萬，抗戰時全國男女老幼都可以在前方在後方，盡他們保護國土的職責。即使敵人傾全「兵力來犯，我們也用不着有絲毫畏懼。而且日本要獨霸世界，吞滅中國，不過是第一步，如果要傾全國的兵力，才打平（？）中國，將來還有餘力對付他們的死對頭蘇聯和太平洋上的勁敵英美嗎？

海軍方面，我們沒有主力軍，沒時一等巡洋艦，而二等巡洋艦，也僅有四五艘。這樣的懸

殊，使過大估計軍力的陳西滢先生要說：「我們的海軍，在平時巡邏海面，充水上警察也許還有用處，一旦發生戰爭，在國防方面，是不會有什麼用的。」西滢先生的話，如果要強調彼我的海力不相稱，當然是無可非議，但一口否定海軍對國防沒有「什麼用」，那就未免太看不起自己，而助長敵人的威風了。爲什麼抗敵的目的是防守國土，所以海軍所最急需的是制止敵人海攻的潛水艇，這方面我們是有補救的方法。我們的海力雖然薄弱，但在緊急時，可以炸沉戰艦，封鎖海口，以阻止敵人的海攻。即使退一大步，潛水艇一時準備不來，毀艦封鎖政策，也失了效用，一旦戰事發生，中國沿海的大城市，如上海武漢天津青島廣州汕頭廈門等，被敵人完全佔領或毀滅了，我們也用不着害怕。因爲如果毀滅了我們大城市，於侵略者也沒有什麼意義。如果他們只派兵佔據，而我們事先若組織城市民衆，和停止城市的建設，或把沿海城市的一切主要工廠，移至可守的後方去，最後的勝利，不一定握在敵人的手上。

我們的海軍，既是軍備中最弱的一環，目前也唯有急起直追。但造船工業，不是短期間

能夠建立起來，即使撇開這點不講，我們也怕沒有如許的財力，向外國定購軍艦。舉例來說：一艘三萬五千噸的主力艦，價值當在九千六百萬元，而一架轟炸機普通只不過四十萬元。造一隻艦，可抵造轟炸機二百四十架。即使財方可以購艦和建艦，但從目前戰略來說，自從有了空軍，海軍已降至不重要的地位。英國旁觀者週報上，曾有空軍專家和海軍專家爭辯的事。海軍專家雖爲海軍辯護，但他也承認：如果具有強大的空軍，敵人的侵入是不可能；他又承認，一個在敵軍飛機所容易飛到的海軍根據地是難守的。日本陸軍飛機，只有一千架。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德國的國防雜誌，華格尼爾曾經估計在日蘇戰爭中，日本飛機只能出動六七百架。在中國方面，如果宇山的話確可靠，今年年底，中國至少有一千五百架陸戰機。我們可以拿此武力，同敵人一拚。當然，一千幾百架還不夠保衛中國的國防，但統一政府可以厲行航空政策。當然，在目前的政局下，以航空建設獎券或徵收飛機捐等方法來達到「航空救國」的目的，不會有什麼很大的作用，（在目前，也只有採取這樣的方法。）但有遠見的抗日政府，籌款的方法自然很多，而且所捐得或抽得的錢，不只可以用於購機，且可

以用來建廠造機，還可以訓練意志堅定的飛行人才，和集中全國的技術人才。

蘇聯始終埋頭擴大空軍，到現在已在世界居最強的地位。將來一旦日蘇發生戰爭，東京、大板、橫濱、神戶等大城市是互相連接的，飛機由浦鹽起飛，只六七小時，就可向着那些地方實行大轟炸，搖撼日本的後方了。這不是一個好榜樣，要我們迎頭趕上去嗎？

第五 中國的財政

一 資本主義與財政政策

財政制度並非超歷史的，公平的東西。要想了解這道理，必先了解國家是什麼。因為財政和國家，是有着密切的聯系，國家是什麼呢？有人說國家是管理衆事的機構，這是絕對錯誤的。在目前的社會制度裏，衆人還沒有這樣的福分，然而，等到人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時，那又用不着像國家這樣的支配體系。因此，國家是地上的而不是天上的，並且是地上某一時代的東西。爲什麼我說國家和財政有密切的關聯呢？國家擁有龐大的常備軍、警察、官吏、文化教育以至各種各樣的機關，要想這一機構經常地發揮着它的機能，換句話說，要想拿政治機構來鞏固利潤制度，物質條件是少不了的。這物質條件，正是我們提出來討論的財政體系。

但有一問題，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疑惑：國家財政究來自何處呢？市民學者常喊着負擔的口號，其實這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廢話。固然，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所得稅和遺產稅在財政收入方面所佔的成份也不小，但大衆稅的比重尤大；況且，所得稅和遺產稅，是利潤的一部分，而利潤乃來自剩餘勞動。即使退一步說，所得稅和遺產稅是資本家的負擔，畢竟大衆稅所佔的成份要大一點。拿大衆的血汗來「管理」大衆，財政制度的社會性質，難道還不清楚嗎？我們還信財政是地上永久的東西嗎？

抽象的說法不會使人滿足，讓我舉幾個數字來看：一九三〇——三一年，英國財政在收入方面，租稅佔87.8%，美國佔84.7%，德國佔81.3%，法國佔88%；同年，在支出方面，不生產的耗費（主要是軍事費）英佔73.9%，美佔30.2%，德佔81.6%，法佔81%。租稅有財產稅和大衆稅，二者是誰輕誰重呢？以目前德國為例，大衆稅的比重要大一些。一九一三——一四年，財產稅佔62.2%，大衆稅只佔17.8%；一九二八——二九年，比重就改變了不少，財產稅只佔22.4%，而大衆稅却佔77.6%。

財政是拿人民的血汗來統治人民的利器，這結論大概不會引起人們的誤解吧。鞏固資本主義的利潤制度，可以用強力的手段，也可以用麻醉的手段，要使那些手段能夠圓滑地有效地進行着，那物質的基礎，就缺少不了。某時代的財政政策，是以那時代的經濟狀態來決定，同時，財政也影響到經濟狀態，這是科學的財政觀。

二 半殖民地與財政政策

中國是國際資本主義共同壓榨下的一個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榨取網，佈滿於全國，他們是苟合着，妥協着，因此在現階段中規定中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兩重任務。這樣的經濟關係，在財政體系中，也反映出來。

話怎麼說呢？中國財政的主要收入是關稅、統三稅，差不多佔國庫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其中關稅的比重最大（民廿三佔 31.7% ）。關稅在國庫收入中佔這樣重要的地位，會有什麼結果呢？關稅有進口稅和出口稅兩種，在比重方面，進口稅佔絕對的優勢（民

廿二佔 91.85%)，所以洋貨進口一旦減少，立刻就可以影響國家財政。但幼稚的民族工業，實在敵不過舶來的機製品，若果洋貨多入口一分，土貨就失掉一分的權利。同時，中國沒有機械的生產，要發展工業，必須免除機械進口稅，若果一切日常用品稅和機械稅都同等看待，幼稚的工業一定是難於立足。這裏，財政和國民經濟，顯然是處於相反的地位，顧此一定會失彼。在出口稅方面，中國出口商品，競爭力本已居人後，再徵收一重出口稅，自然不配在國際市場上爭高下，出口貿易也一定因競爭力的削弱而不振，更說不上經濟復興了。佔國庫收入第二位的是鹽稅（民廿三佔 20.73%）。鹽是民間的一種日常必需品，同南方人所食的米和北方人所食的麥一樣，一日也不可缺少。民二十年以來，鹽稅佔鹽價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這種徵收，在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的。第三位是統稅（廿三年佔 12.74%）。不論何國，要是租稅政策是具有民族性的話，那麼，許多商品，必須減稅、免稅，或加以補助。中國的民族工業，沒有這樣的福分，棉紗稅、捲烟稅、麵粉稅、火柴稅、水泥稅，都是一年比一年高。對於幼稚的工業，這可以說是直接的打擊。固然，我們不能夠說中國民族工業的崩潰，乃由

統稅所造成，因為這是輕重顛倒，見小不見大的看法；但是，過高的國稅，可以促成 業衰落，也確是沒有半點疑問。

在支出方面，軍事費和債務費最大，也差不多佔歲出總額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其中尤以軍事費所佔的比率最足令人驚駭（民廿二年佔 80.14%，民廿三年佔 84.27%）。這龐大的數字，還沒有包含其他和軍事有關的預算，地方政府所支出的軍費，也不在內。在世界上可以說除日本外，沒有其他的國家，能和中國比擬的。但這佔國庫支出的一半以上的軍事費，僅夠養活幾百萬軍隊，而軍隊的戰鬥力，却可憐到極點，海空軍尤其不成樣子。這種奇怪的現象，正是半割據局面所必有的。因為他們只知道搶地盤，爭主子，所以不能不拚命招兵買馬，結果龐大軍隊的生活費和公費，已耗盡了人民的血汗而有餘。其次佔第二位的債務費（28%），是用以償付外債的本息和賠款。賠償是我們的流血費，外債不過是我們賣身錢，這些都是中國人在重重枷鎖下的紀念碑。自從德國公開賴債以來，目下已成爲一種流行的現象，獨有我們對賣身契約的遵守，比任何人都忠實些。畢竟我們殖民地的風

度，和人不同，對外是什麼都可以忍受的。

在這種極端矛盾的前提下，財政不平衡，乃必然的結果。試問一面以犧牲民族工業，削弱人民消費力的關稅、鹽稅、統稅，作為收入的唯一的「源」，一面又以毀滅國民經濟的軍事費和流出資本於外國的債務費，作為唯一的「流」，財政又那裏可以平衡，不收支不平衡，簡直是天經地義。貨幣改革以後，許多人又喊着財政平衡的轉機，孔財長也聲明過十八個月就可以平衡預算。孔部長的聲明符不符合事實呢？這裏我不想提出年月的久暫來說，因為三個月五個月或二十個月，倒不是問題的中心，能不能平衡預算，才是根本的所在。一般人認為新貨幣政策，可以解決財政問題，主要的根據有兩點：第一，匯兌穩定，國際貿易必然好轉，關稅的收入，也必然增加；第二，匯兌貶價後，洋貨的進口可以減少，民族工商業可以復興，一切稅收也可以增加了。這些見解，究有多少真實性呢？他們是在假定匯兌穩定的前提下來作結論的。依我的見解，匯兌能不能穩定，早已成絕大的疑問。姑且假定匯兌是可以穩定吧。第一，對外貿易，能不能好轉呢？以全世界而論，貿易的減退，是總危機時代經濟恐慌的

特點，因為目下各國的購買力，已削弱了不少，爲着準備戰爭，自給政策，又日趨於劇烈，那和貨幣穩定或不穩定是沒大關係。以中國而論，也許各國商品，可以衝破中國市場，但人民的身邊，已不名一文，銷路在那裏？縱使也還有僅少的購買力，也快給走私打得粉碎了。（據海關報告由三五年八月至今年四月，海關因走私短少了二千五百五十六萬元稅收。）若想獎勵洋貨入口，以增加財政收入，那是飲鴆止渴的政策。第二，洋貨進口，不會因匯兌貶價而減少，因為帝國主義，可以先來一套傾銷，傾銷不行，可以再來走私，若嫌走私不直捷了當，那麼，可以動手佔領土地，被解除武裝的中國，是無法阻止的。中國出口貨，大多是原料和粗製品，如今貨幣即使已貶低些，但在農業恐慌貿易萎縮到極點的今日，也怕沒有銷路。何況若專向原料的出口方面着眼，必鑄定「農業中國」的運命，軍事原料的出口，更足以削弱國防的實力，客觀上是漢奸所作的勾當。

因此，我們找不出平衡財政的曙光，除非是癡人說夢。其實在非民族性的財政政策下，財政又那能得以平衡呢？即使退一萬步，靠發公債借外債來鬼混些日子，也祇加深民族的

危機，決沒有平衡那一回事。在這一觀點之下，我很同意章乃器先生的話：「如果把這次幣制改革當作平常時的國策，我感覺到前途是很悲觀的。」

三 戰時財政的二重任務

但中國國防財政，有沒有辦法呢？有人說，中國財政在平常時已不能平衡，非常時的財政，豈不是更悲觀嗎？這話只見其一，不見其二，也可以說只見現象，不見本質。在平常時，中國財政的收支，一定不平衡，但在抗戰時，財政是有極樂觀的前途。因為戰時財政政策，可以鞏固一個國防政府的物質條件，又可以幫助我們奠定未來社會的基礎的。

為什麼我說戰時財政政策可以鞏固國防政府的物質基礎呢？

未來的抗戰，是中華民族的決死戰。這場惡戰，必須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武裝的大聯合，必須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總之，必須我們四萬萬人同一條心，抱同一的目標，在前方在後方，同敵人作決鬪。我們要驅逐敵人的勢力出中國，同時也要建立新經濟體系。

的奠基石，因此，大家必須同甘苦，在抗戰時，不能讓一個人偷閒着苟安着，大家都要在前線作戰着，或在後方準備着。打败了敵人後，大家也要同過平等自由的日子，所以大家在「有什麼出什麼」的職責下，國防政府，必須實行白銀和黃金的國有，管理人民的財產，即是總動員全國的財力，同敵人在戰場上拚個你死我活。

所得稅和遺產稅是戰時財政的來源。平常時開徵所得稅，是很悲觀的，因為有租界的存在，和軍閥官僚資本家的作威作福，所以租界內的中外工商業的利潤，必然無法徵收，對一切有權有勢的財主們，所得稅和遺產稅的槍口，也不敢向着他們；而且在統一未成的政局下，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行於沿江的幾省，結果所得稅的担子，終必落在工人、自由職業者、和中小資本家的身上來。在抗戰期中，事情就迥然不同了。要祖國要民族的有產者，自然會提取他們已逃亡的資財，依法繳納於國家。在內地的封建勢力，也在槍口一致對外的口號下，在民衆的監視督促和檢舉之下，而無法逃稅，這樣，不僅可以補助國防財政，並可以鞏固和擴大聯合戰線，對抗戰是有兩重的意義。

我們可以發行公債，吸收民間的貯蓄；可以膨脹通貨，調節貨幣的流通；可以擴大募捐運動，吸收國內國外的金錢；可以沒收敵人和賣國賊的財產，停付一切外債，削弱外敵和內奸的勢力；也可以征從軍代金，喚起抗敵的熱情。

總之，在抗戰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動員全國人民的一切剩餘資財。目前我們有十八萬萬盎斯白銀，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下，全國的財力有集中的可能。不只這樣，才有集中的可能。十八萬萬盎斯的白銀，合法幣三十萬萬元，憑此發行鈔票，至少可得六十萬萬元。

爲什麼我說戰時財政政策可以奠定未來社會的基礎呢？

在抗戰中，國防財政政策，一面集中全國的財力，以鞏固作戰的物質基礎，一面又吸收民間的一切游資，取締資本的居奇，剝奪了「建立資產階級的天堂」的可能。資本主義的財政，鞏固利潤制度，半殖民財政，保障殖民地的超額利潤，相反的，國防財政，既可以保衛我們的國土，收復我們的失地，又可以消滅搾取的特權，爲未來社會，下一奠基石。

第六 中國的國際關係

一 太平洋集體安全是反戰的主動力

中日國力的對比中，還有一個要素，不能忽視的，就是中日的國際關係。研究社會結構的時候，是以中日兩國爲對象，來觀察未來戰爭中的人力對比。這裏我們已知挑撥戰爭的有多少人？代表什麼階層？抗戰和反戰的，又有多少人？代表什麼階層？中日的國際關係，是以全世界爲對象，不分國界，不分人種，不分制度，也不分階層，一概都包括在內。戰爭的火焰，早已於五年前在遠東燃燒起來，火光是從日本侵略者的礮口冒出來的。一年前，向東非黑人大肆屠殺的「新羅馬帝國」的遠征隊，在西歐和東歐，這二三年來，戰爭雖還在醞釀着，可是凡爾塞條約和羅加諾公約的被撕破，早已顯示濃厚的戰雲，瀰漫于全歐，大規模的屠殺，不久又接踵而來。總之，未來戰爭的危機早已佈滿於全世界，這場吞蝕人類消滅歷史

的戰爭，是誰鬧出來呢？誰在積極挑戰？有多少人？誰在積極抗戰和反戰？又有多少人？這個人力的對比，對我們的救亡運動，才有決定的意義。

誰在積極挑戰？誰在抗戰和反戰？目前，挑戰者已由獨奏演為合奏，而積極反戰和抗戰的人們，也已由個別的地方的運動，轉而為集體的，全般的運動。眼看着兩條戰線已重新在改編中和再組中。從我們抗敵的立場來看，究竟在挑戰和抗戰反戰的對立陣營中，那一邊的力量強大呢？將來的前途是怎樣？換言之，以全世界為對象，來估計中日兩國的人力對比，日本有利還是中國有利呢？

想了解這問題，必須先來研究中國的國際關係。

一提起中國的國際關係，人們的腦裏就想起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當然，和平是不可割裂的，它整個地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緊密地聯系着。但在整個世界的和平組織未出現以前，先作個別的，地方的集體安全運動，不只是必要而且，是必經的階梯。目前我們眼看着戰爭的挑撥者和製造者，已經呵成一氣。德意的接近，在德奧協定中，在西班牙的大

搏鬥中，都充分地顯示着；日德關係的合作，在德「滿」協定中，在德日於蘇聯的東西邊境上的一唱一和的合奏中，在德日協定中，也表現出來。在全世界的公敵朋比爲奸地在遠東，在歐洲，以至在全世界攜手合作的現在，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的議事日程上的重要課題，也是中國的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

爲什麼要在目前提出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來鞏固中國的國際地位呢？這安全制度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呢？它的社會基礎在那裏？這一國際上的新結合，是九一八事變以來被侵略的中國、蘇聯以至其他殖民地弱小民族，和被打擊被排斥的美英等在太平洋上有特殊地位的帝國主義所提出的。當然，他們的利害和目的，不全相同，有些要解除他們的鎖鏈，有些要驅逐闖入樂園來搗亂的魔鬼，有些要鞏固由過去侵略得來的勢力範圍。目的既不相同，所採的手段，當然也不會完全一致，有些是強硬到底，有些是徘徊歧路，或半途退縮。可是，在現在的瞬間，大家都有一個大目標：打破敵人對中國的侵略和獨佔。既然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的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國利用全世界的反

戰力量，來打破日本的挑戰力量的因素，那麼，九一八事變前中國的國際關係是怎樣呢？這歷史的回憶，對我們了解目前太平洋的政局，相信是極其重要的。

二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在世界的地位

一百多年來，中國是國際資本主義的輸血管，從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身上榨出來的血液，對帝國主義的廢疾，一時起了不少補強劑的作用，所以他們要出死力來維持他們在中國的地位。第一個打破中國國門的是英國，叩門的第一礮，是震撼全世界的鴉片戰爭。接着英俄德日美……也來了。你一刀，我一槍，你一拳，我一腳，幾幾乎把中國生吞活剝處死了。大戰以前，英俄德日法在中國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英國在揚子江和珠江流域，法國在廣西，德國在山東，帝俄在北滿和華北，日本在南滿，幾幾乎中國的東南西北，無一處沒有危險的敵人。可是，世界上永遠沒有絕對靜止的現象，大家對已得的權益，一面要誓死維持，對未得的權益，一面又要積極加以擴充，因此，提防俄德勢力的南下，使英國發生莫大的恐怖。美

國來中國已遲了，他們束裝束來時，到處已擠滿敵手，他們幾次想演演身手，也到處碰着釘子。於是這對盎格魯撒遜兄弟，結成了一致的戰線，向全世界向中國喊出門戶開放的口號來。門戶開放並非表示誰的面孔和善些或好看些，也並非誰對中國特別好感，特別有禮，這不過是各人站在各自的立場，發揮一些適應 各自的對策而已。大戰後，蘇聯退出了遠東的侵略陣綫，德國打敗了仗，在中國的利益，給日本一手所奪，於是在太平洋上，剩下英、美、日三個大強盜。美日是大戰後的暴發戶，已得的權利，無論何如，也不能使他們滿足。英國在戰後是凋落了，他們不得不拚命鞏固殖民地的利潤制度，以支持一些風燭殘年的日子。在新的時局下，美國依然執着門戶開放的旗幟，要中國在金元的直接指揮下，完成統一的迷夢。英國以華南為根據地，一面扶殖當地的封建的和資本的關係，鞏固半割據的局面，一面又遣派他們自己的瓜牙，或親自出馬，來奪取中央政府的領導權。而遠東的日本，死抓住東北的軍閥，施行最野蠻最落後的帝國主義政策，拚命阻止着中國的統一，連提高關稅的要求，也要積極加以反對。這種關係，一直保持到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在事變的前夜，美

國的比重，顯然加強了不少，不僅中央政府要唯他們的命是聽，滿洲的新興資本對日本也漸取離心傾向，而接近他們。英國在華的司令塔——香港，支配了兩廣的經濟政治的命脈，他們的爪牙，造成了政府的反對派。日本對滿洲的支配力量，是更加鞏固了，大陸政策的第二步計劃，也開始實施。不過，這些勢力的升沈和起伏，乃由中國民衆的流血中換來，不論甲退乙進，或是丙勝丁負，都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改編和再組，於我們民衆不相干，不論他們所採的政策是輕是硬，是急是緩，不外是適應他們本國的金融寡頭的要求，對中國的民衆的被宰割和被壓榨，可說並沒兩樣。中國民族要解放自己，非從這強盜集團中掙脫出來不可！

三 東北事變後的政治形勢

然而，自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的國際關係，根本上起了質的變化。當然，並不是說，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緩和些或縮小些，不，沒有這一回事，不到五六年的光景，我們已失了半壁山河，被屠殺的人民，不下幾百萬。正因為這空前的民族浩劫，在國際上引起了不同的反響，和

不同的憤怒。

不同的反響和憤怒，從什麼地方來呢？第一，遠東侵略者，目前的主要對象是中國。在五
年的時光中，他們已佔了東北四省，目前正在增兵華北，出兵綏東，更在成都強設領署，並且
陰謀縱使浪人或暗探，深入腹地，挑釁尋故，藉口出兵，企圖一口氣把全中國吞在肚子裏。第
二，太平洋沿岸暹羅，印度，澳洲，菲律賓，夏威夷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都直接間接，受到遠
東帝國主義的侵略，太平洋真遭着最不平的時局。第三，英美過去在太平洋，尤其在中國
的勢力，一天天縮小，而另一個新興國家蘇聯，也一天天受着日本的威脅，他們不僅拒絕蘇
聯所提議的日蘇不侵犯公約，而且不斷驅使傀儡軍隊，作挑戰的行爲。

目前，誰敢否認太平洋的政治形勢，沒有質的變化呢？我們可以把太平洋的各種勢力，
分成兩大對抗的陣營，——戰爭製造者和反戰抗戰者，前者以戰爭爲危機的出路，所以形
成一條侵略戰線，後者以反對侵略戰爲有利，所以形成一條和平戰線。當然，後者內部的意
見，不完全一致。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論已被，正被，或將被侵略的，和新體系蘇聯，都是澈

底反帝的勢力，他們可以結成一條最鞏固的戰綫。英、美兩國，只因被排斥被打擊，然後提出反戰的口號，他們要這樣，是爲了鞏固自己固有的地位。但是，動機和立場不同，只可以影響到戰友間將來的關係，卽他們中誰最徹底，誰在中途離開戰綫。但在目前，爲反對遠東敵人的侵略，他們都有一定的可能性。這些勢力的重組，對中國當前的救亡運動，有莫大的關係。從前同敵人一樣，在中國橫衝直撞的英、美，目前可以有條件地參加到和平陣綫來，反對我們的敵人；弱小民族，已漸漸覺醒起來，與中國採取同一步伐，以反抗帝國主義的進攻；一向對殖民地革命致無上同情和贊助的蘇聯，在目前更居於主動的地位，而且給一般落後民衆，一個很好的教訓，使他們覺悟，誰是他們的朋友和同伴。在日、德、意一天天親密起來，形成一條侵略陣綫的現在，這太平洋的反戰組織，是打擊敵人，打擊侵略者的主要力量。然而，我說不同的勢力，根據不同的動機和立場，參加到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來，只是說五年來的教訓，已種下了這可能性，並不是說這安全制度早已實現了；不，目前還未達到這樣的日子，雖然這日子的到來，是在不久的將來，可是，還要靠我們中國廣大民衆的努力，才能夠實現。

的。

中國的地位和國際關係，既有根本的變化，所以我們也必須有新的外交政策。在廣義上，我們必須聯合全世界一切和平勢力，一致反對侵略戰爭；狹義上，我們必須以中國爲中心，團結太平洋一切反對侵略者的國家，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我們這樣做，是爲了盡可能結合一切反對侵略戰線的勢力，先來打倒當前的大敵，收復我們的失地，解放我們的東縛。這樣的外交政策，是四萬萬被壓迫者的心靈上發出來的共通要求，所以是民族陣線的外交政綱，也即是國防外交的政綱。

太平洋上只有一個帝國主義在目前是積極主張侵略，但反對侵略的有中國，太平洋沿岸的弱小國家和蘇聯、美、英兩國，也有可能參加到這裏來。在全世界上，戰爭的挑撥者是德、意、日及其爪牙奧、匈等，其他的國家，都反對侵略，尤其法、蘇及其同盟國和中國、印度等，美、英兩國，也漸漸起來反對戰爭。不論在世界上或在太平洋上，國際形勢都給抗敵戰，以一個很好的援助。我們不是孤軍奮鬥，有廣大的聯合戰線，做我們抗敵的援助。我們是大多數的，

所以勝利是屬於我們。

第七 抗敵戰的展望

個別的問題討論過以後，我們可以下最後的結論了。

決定戰爭勝敗的要素是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物力，財力，武力只構成可能的力量，要這可能的力量，充分地發揮它固有的作用，必須通過人力的運用。譬如，只有很好物質資源，很豐裕的糧食，很充足的財政和很優秀的武裝，要是缺少了適當的運用，物力只是死東西，不能夠拿作活用。兩軍對壘，假使一切物力都各不相上下，但人力不同，死物的運用者的自覺性自動性不同，其結果也是迥然不同。我們說人力有決定的意義就是爲了這緣故。

從這觀點上來檢查中日_日的國力，我們就恍然大悟，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說我們不應抗戰，也沒有理由說我們不是敵人的對手。在抗戰中我們的財政是充實的，我們可以集中全國財富；我們有很優良的資源，充足的食糧，即使已失了東北寶庫，華北又在淪亡之中，依然還可以自給自足；我們的軍備在質量上也許不如敵人，但我們有龐大的陸軍，有可以防守

祖國的空軍。反觀敵人方面，財政鬧得一團糟，無論較接近自由主義的高橋或較傾向統制主義的馬場，對平衡財政，都弄得手忙腳亂。日本資源的貧乏在全世界早已有定評，煤油，煤鐵以至其他各種原料，都不能自給，即使動員全國人才，絞盡了血汗，不足仍是一樣。食糧在平時已不能自給，戰時一定大鬧糧荒。軍備雖可以稱雄，但在東，在北，有強悍的敵人在監視着他們，他們能夠調動來攻打中國的，不過是很少數。最值得我們跨耀的是擁護抗戰和反對戰爭的民衆，在中國，在日本，以至在全世界，都佔着絕對的優勢地位，中國全國民衆和日本工農進步知識分子都有可能結成鋼鐵般的戰綫，全世界民衆，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不分黨派，都漸漸共同攜手，反對日德意的血腥統治；這大多數人的意向和努力，才是實現人類解放促進世界大同的最有力的保證。

只要不是通敵的漢奸或賣國賊，只要還有點良心，有點熱血的，任何人都不敢放言，不敢相信，日本可以三日亡中國，我們要準備五十年才可以談戰。問題只剩下一個，要是這問題也能夠現實，那我們真的可以百戰百勝了。什麼問題呢？怎樣使全國上下抗日的可能力

量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教育他們，訓練他們，使他們變爲堅實的戰士？怎樣使全國的財力，資源，糧食和武裝，集中在統一政府的指揮下，大家一條心，一致對外？換句話說，怎樣用民衆的力量，督促政府統一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武力，執行國防的任務，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領土主權呢？這全國一致的抗敵民族戰線有實現的可能嗎？這就是問題的核心。

據目前形勢來講，這種集中全國力量，一致抗戰的基礎已經具備了。因爲全國上下，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已經認識清楚：目前只有立刻發動大規模的抗戰，槍口一致對外，才是中華民族的生路，否則就是死路。當然，由可能變爲現實，還須政府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我們敢說：只要全中國人努力多一分，抗戰的勝利就有多一分的把握。在民族危機已經到了萬分嚴重的現在，每個中國人，每個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中國人，都要問問自己：爲了促進抗戰，爲了挽救民族的危機，爲了民族的澈底解放，我們是否已盡了最大應盡的努力？

後記

從國防的立場上，系統地、全面地分析敵我兩方面實力的，在中國文化界，依我們所知還是一種創舉。我們敢作這樣的嘗試並非懷着什麼野心，倒是客觀要求所迫成。試問在「三日亡國論」「五十年準備論」等恐日病菌滿天下的時候，我們還敢對敵人的進攻，劫掠，屠殺，提出一個不字嗎？我們爲愛國愛民族的良心所驅使，本着過去一些零碎的研究，先作初步的觀察。的確，在非戰即死的現階段，正是我們認識敵人檢閱自己的時候。我們只希望這小冊子的出版，引起專家們與讀者們的興味，使論壇上多注意這問題，接着有關於這問題的力作出世，使人人都了解都相信，不特我們要抵抗，並且抵抗一定有勝利的前途。

這書可以合讀，也可以分讀，原稿大部分在現世界發表過。收輯成書的時候，再改削過多次，並加上糧食一章和一個結論。當初，我們想重作一遍，把全部材料，有機地連繫起來。一來因爲個人的事情忙，抽不出改作的時間，二來讀者催着出版，不得不先依着原來形式付

排成書。以後我們仍繼續這論題的研究，以期擴大問題的視野，搜集各方的材料，加深我們的觀察，廣沉地，具體地深刻地來解剖敵我的實力，指出我們應走的道路。

全書是我們二人第二次合作的結果，上篇由凡夫執筆，下篇由幹之執筆。先排「知己」後排「知已」，原想讀者先來檢查敵人，再估量自己，這無非從認識的次序着想，爲便利讀者們的緣故。

如果這初次的嘗試有什麼空洞，籠統，甚至不正確的地方，極希望讀者們專家們給與不客氣的指正和教示。

十一月三十日校後記

中國與世界叢書

每冊零售定價三角 全套壹元六角 (預定四月底截止)	種第一	種第二	種第三	種第四	種第五	種第六	種第七
	中國也需要和平嗎 (世界和平與中國)	中國與美國	中國與英國	中國與日本	中國與德意	中國與蘇聯	中國與弱小民族
	四錢	四錢	四錢	四錢	四錢	五張	五張
	月俊	月亦	月凡	月解	月仲	月清	月清
	出瑞	出石	出夫	出生	出實	出友	出友
	版著	版著	版著	版著	版著	版著	版著
	漢夫	石	夫	生	實	友	友

上海 引擎出版社 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 初版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再版

定價三角

版權所有

著者

李凡夫
何幹之

發行人

鄭天保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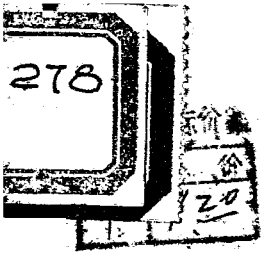
上海霞飛路一〇〇號
引擎出版社
電話 八三八〇五

印刷所

民光印刷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埠各大書坊



\$ 0.30